



新鐫易經家訓卷之六

下繫全

古揚 進士 王納諫聖俞甫 纂著

同邑 後學 孫承義從宜甫 校梓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有象有爻何自而生哉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於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成三畫乾兌離震以次列於圖之左巽坎艮坤以次列於圖之右八卦成列如此則奇偶之純者純陰純陽之卦形也奇偶之雜者雜陰雜陽之卦形也象不在於成列之中哉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一卦爲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以成六十四卦是因而重之也將見六畫具備凡爻之遠近貴



賤承乘比應即燦然於各卦之中矣。易之象爻所由立者如此。  
此節言卦爻之體象只是乾坤等之象如三奇乾之象三偶坤之象是也與設卦觀象是故謂之象象字不同變動曰爻成列之卦只是三畫未見變動不得言爻必因重而後有變動也故曰爻在其中在中者非外至之辭乃自然有的下亦然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夫成列有卦卦只是箇剛柔因重有爻爻只是箇剛柔剛柔便自相推凡見在之剛皆柔所推出凡見在之柔皆剛所推出往來交錯而陰之變陽陽之變陰者即在於此惟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聖人因此變而繫辭於各卦各爻之下昭然命之以吉凶此雖未形於動而為占而占者所值當動之象爻已不出辭所命之中矣

此節是言卦爻之用亦在卦爻上說不可與上節分象辭變占亦不可以上節說卦爻此節說吉凶也剛柔相推二句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同不在占筮上說至動在其中動字方是預以占筮言之其實未言占也此與上節句句意相承因重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是因因重之剛柔而推之繫辭是因相推之得失而繫之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動固因辭而寓辭又待動而顯聖人所命之辭有吉凶悔吝矣使非卦爻之動何以決其孰吉孰凶孰為悔吝孰為不悔吝也必尸已揲卦已求然後卦之本之爻之老少各有動之所值而吉凶悔吝因此而著耳故曰生乎動者也

動字即上動字不着事為此節亦是說卦爻曰吉凶者因卦爻而併及之與總註所言吉凶不同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夫卦爻曷爲而動也。方其未動時一剛一柔散見於六十四卦之中。各有定位。剛立乎剛之本位。柔立乎柔之本位。卽錯居而自不相混也。然剛柔雖有一定之位。而無一定之時。及其動也。剛或變而通於柔。而不窮於剛。柔或變而通於剛。而不窮於柔。亦以剛進之極。時當退也。其變而通於柔者。所以趨退之時也。柔退之極。時當進也。其變而通於剛者。所以趨進之時也。蓋時者。往來消息之機。是立本中之自然。而然有不得而不趨者。卦爻動於趨時如此。則吉凶悔吝之生乎動者。不以是哉。

此正言卦爻之動。重在下二句。變通趨時。據卦爻相推上見。有以尸策說者。不惟不知此。只是論卦爻抑且不知卦爻有自然之變通。不待尸策而後有也。以上言卦爻。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夫剛柔變通。吉凶見矣。然吉凶乃人事得失之象。而初非並立也。常以正而相勝者也。吉有當然。則吉爲正而常勝。凶有當然。則凶爲正而常勝。吉出此入彼。事勢之所必至。而古今之所同也。非貞勝而何。

吉而非貞。則吉可以幾幸。而勝凶者安在。凶而非貞。則凶可以苟免。而勝吉者安在。故不曰吉凶相勝。而曰吉凶貞勝。貞勝之機。可畏哉。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吉凶何以貞勝哉。惟其理之一而已。試以天地日月觀之。天地之道。其正而常的。只是一箇觀示。如覆載生成之不可掩處。

吉時無凶。便是勝凶。凶時無吉。便是勝吉。

天地之道。四句引起。天下之動。二句天下。



之動二句  
鮮吉凶者  
貞勝者也  
二句一者  
一箇是之  
謂也以上  
二節言吉  
凶

承上言貞  
一之理本  
於天地之  
易簡見卦  
之所由作  
也本義貞

觀句不必  
用確然墮  
然正是形  
容易簡處

上言卦爻  
其體也此

是已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其正而常的只是一箇明照如晝夜  
代明之無容晦處是已故曰貞明則天下之動可知已天下吉  
凶之動雖千變萬化之不一乃其正而常者亦只是一箇當然  
不易之理所謂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者是已彼動之在人非順  
此一則逆此一順此一便是吉之勝凶而逆此一便是凶之勝  
吉矣吉凶安得不貞勝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墮然示人簡矣

夫吉凶之貞勝雖由於一理而此理之大原實出於天地夫乾  
天也性情確然至健矣健則氣至即達其知始處易而不難乾  
固不容秘於人而人誰不見其始之易也夫坤地也性情墮然

至順矣順則代天有終其作成處簡而不煩坤固不容秘於人  
而人誰不見其成之簡也乾坤之以一理爲觀示者以此而易  
之爻與象其能外之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故八卦因重而有爻爻非他也奇而陽者效乾之易偶而陰者  
效坤之簡爻非彷彿效乾坤之所示者乎八卦成列而有象象非  
他也象之陽息陰消者像乾之易象之陰息陽消者效坤之簡  
象非像肖乾坤之所示者乎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爻象之體因乾坤而立而爻象吉凶之用以尸卦而行蓋爻



言吉凶其用也乃申明首三節之意一節重末二句

象者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也於何而動揲尸求卦之初參伍而錯綜爻雖未成而爻之奇偶已隱然有變動之機象雖未成而象之消息已躍然有流動之勢爻象不動於尸卦之內乎吉凶者占者所值卦爻占決之辭也於何而見揲尸求卦之後通變而極數所值在卦則有卦辭以昭全體之吉凶所值在爻則有爻辭以昭一節之吉凶不見於尸卦之外乎夫爻象之動即變也變行則化裁推行之際自寓鼓舞出入之機雖未有功業之可觀而所以趨吉避凶疊疊而不容已者不見於卦之變則見於爻之變也功業不於變而見耶吉凶之見即辭也辭顯則危平易傾之旨自露夫憂世覺民之懷雖非面命於聖人

而所以欲其趨吉避凶惓惓而不能已者不見於爻之辭則見於象之辭也聖人之情不於辭而見耶

自吉凶貞勝以下至夫乾節是從卦爻吉凶推本到乾坤上去自夫乾以下至爻象動乎內節是從乾坤易簡說轉到卦爻吉凶上去總是發明卦爻吉凶之旨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易有卦設凶矣然肇於天地則為造化體於聖人則為功業以天地言之天地之大也大以德天地之大德安在曰生是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其顯仁處固生之發舒無外其藏用處亦生之涵育無窮天之大德所以無不覆者此生也地之大德所

此節首句是造化下五句是功業重聖人邊功業固所以贊化也



以無不載者此生也。乃聖人正天之所生以生。天下者也。則有大寶在焉。其位乎。蓋聖人雖有天地好生之德。然必得君師之位。而後能有所藉以行其德。則位之繫於聖人者。何其重大。大寶在位。位誠不可不守矣。而守之何以曰人也。民者邦之本。本固斯邦寧也。守位在人人。誠不可不聚矣。而聚之何以曰財也。財者民之命。散財則民聚也。然則財可不理乎哉。理之云者。生有道。取有度。用有節。是已。而正辭亦要矣。反經設教。使邪說橫議。不得干正也。禁民爲非。亦要矣。明罰勅法。使放辟邪侈。不敢自肆也。而總準之以義。義以理財。則有九貢九賦九式之則。而生養遂義。以正辭。則有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而倫理明。義以禁非。則有五辟五刑五聽之用。而爭奪息。苟非義焉。則裁制未當。何以理之。正之。禁之。哉。是義尤聖人所以聚人守位。而永持大寶。運生生之德。與天地參者也。

通章論卦爻之吉凶。而歸諸易簡。因轉到造化功業。固知聖人本易簡而立爻象。其以闡吉凶。而弘功業也乎。故究竟在聖人之情一句。何也。易有爻象。因有剛柔之變。聖人因而繫辭。原出於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之動。乃動而妙之乎。時時而準之乎。貞貞固動之所以一。而一卽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繫爻。無非本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見。功業見。其情亦見。總是不恐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於無窮耳。故天



易經家言 卷之六  
地以易簡生物德所以大聖人以仁義生民業所以宏聚人理財利使天下趨也無非使人知吉凶也其憂世覺民之情不與天地好生之心同乎哉吾故曰竟歸於聖人之情一句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自古未有作易而立八卦者惟古有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下欲作易以前民用其心雖具易理而不敢遽作也以天地間不過是箇陰陽有陰陽便有消息這陰陽消息舉無限事物中微之爲德

顯之爲情者皆其包羅做出而先隨在以驗之天有日月星辰之象而升沉顯晦地有山川陵谷之法而流峙變遷俱仰觀而俯察之至天地間有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觀之者觀其柔毛剛獵希革毛毳之殊觀其春耕夏耘高黍下稻之屬此身在天地間性情形體有寂感動靜萬物在天地間飛潛動植有屈伸榮枯一近取一遠取而皆無遺也凡此孰非陰陽孰非陰陽之消息乎觀取至此則此理與此心兩相印照極其真實矣於是始作易焉始之一畫陰陽分而老少形倍之三畫八卦列而因重具易作而天地間之理有不該乎故神明之德所驗陰陽之渾然者也易既從觀取而得則卦之理與彼之理適相會合舉



德之不可見者自有以潛通之矣萬物之情所驗陰陽之燦然者也易既從觀取而得則卦之象與彼之象適相肖似舉情之有可見者自有以比類之矣通神明而不爲幽類萬物而不爲迹顯微無間此易所以爲冒道之書也

與地之宜乃天地之宜於人事者以通二句乃一章之綱領二以字不着力德者陰陽變化往來不測之妙情者陰陽感應生

生不已之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夫伏羲作易而德通情類豈爲制器設哉然而制器之理卒未有出於易者是故伏羲因民未知鮮食之利也教人緝麻以爲繩結繩而爲大綱小罟用以佃於山林漁於川澤而取禽魚則

鮮食之利在斯民矣疑有取於易卦之離離象爲目猶網罟之兩目相承也離德爲麗猶禽魚之麗於網罟也

自聖人作易則爲象自聖人所制則爲器器如此象之道理亦如此却似聖人制器有取於象非真觀此象而後作此器也蓋字可玩下做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氏沒神農氏繼作因斯民未知粒食之利也於是斲木使銳而爲耜揉木使曲而爲耒耒以運耜耜以起土有便於樹藝之利而用以教天下爲之使佃山漁水之民皆得利其利而胥獲康食焉疑有取於易卦之益益象二體皆木耒耜亦以木爲

耨耨也耒耨者執耒而耨也



易經家言 卷之六  
之益德上入下動耒耜亦上入下動且天下之益莫大於耕耨  
於益之名義又有合也

日中者民居有遠近必日中時方可至為市者為交易之事非五十里為一市之市此意在

噬嗑  
網罟設而有禽魚耒耜興而有菽粟貨財殖矣斯民未知交易之利也神農於是教民當日之中各為市易以日中為一定之期以貿易為通行之法令天下之市各致其民令天下之民各聚其貨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則積者非有餘乏者無不足凡禽魚菽粟之類皆得以相濟而各得其所矣疑有取於易卦之噬嗑日明於上人動於下猶噬嗑之離明於上震動於下也又市合之音與噬嗑同焉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時顓蒙朴畧雖未有禮義衣裳之制天下亦無不治迨其沒後黃帝堯舜氏作風氣漸開文明始會其時民厭固陋而思更新是其變也三聖人因其時之變也而通之革其固陋之俗啟以維新之治則民皆悅於其化而樂趨不倦有若或使之者何民以為宜之若是亦以變之通也不過因其自然之變而通以自然之理非強而從之乃神而化之故能使民鼓舞於神化

通變四句  
暗指垂衣  
裳事下特  
明之二使  
字就聖人  
身上說非  
着力字易  
窮三句以  
理之自然  
一定者言  
便寓無為  
意矣天下



治雖不止  
垂衣裳一  
事然許多  
文治俱由  
此起所以  
說垂衣裳  
而天下便  
治了變化  
無為變化  
則無為有  
為非變化  
也

之內而安之以為宜耳。惟其宜之是以亶亶而不倦也。夫亦循乎易理而已。蓋易理在天地間消息互乘盈虛迭運。故當時事衰敝之極，其行不通處，非窮乎窮則數盡必更，勢重必反，豈容襲故為者，斷然變了，變則乘時而轉移，因勢而利導，何通也是變之必然者也。通則守之一時而為宜，傳之萬世而無弊，何久也是通之必然者也。彼三聖之通變神化，正合乎易，即合乎天，也是以自天祐之而民宜不倦，吉利孰大焉。乃當時變通之實，何如上古衣草木，服羽毛，陋亦甚矣。三聖繼出，謂此時不得仍其陋習而仰觀俯察，垂之以上衣下裳之制，辨章采別服色，由朝廷以達之天下，將尊卑等威之辨，升降揖遜之節，皆從此出，而禮義與文明煥矣。豈待更有所為而天下治哉。所謂通變不倦，神化宜民者，此也。疑有取於易之乾坤，蓋天地變化不過乘時闔闢，非有作為於其間。聖人順時而制衣裳，其變易神化處亦無為也。此黃帝堯舜之治，與乾坤變化之功，所以並垂而無窮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夫衣裳既垂，則遠邇觀化，然川塗阻隔，則文教不通，故因植物之材以為通川之用，剡其木使中虛而為舟，剡其木使末銳而為楫，舟以載物，楫以進舟，舟楫之利既興，則凡川澤之不通者，有以濟之而通矣。疑有取於易之渙，渙象以巽木居坎水之上。



舟楫之在川澤上者猶是已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又因動物之性以爲通塗之用以牛之性順則穿其鼻而馴服之以馬之性健則絡其首而乘駕之使牛引重使馬致遠則物當其勞人享其逸而利賴天下者衆矣疑有取於易之隨隨德下動而上說牛馬動於下而人悅於上猶是已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塗旣通未必無暴客之至也能無備乎於是重門以禦之於外擊柝以警之於內縱有暴客而吾之防閑已有以待之矣所謂有備無患是已疑有取於易之豫豫有豫備之意重門擊柝

亦豫備事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旣當防患以備其外又當興利以養其內故前此之民雖知粒食猶未知精其食也於是斷木使大其本而爲杵掘地使空其中而爲臼臼以容粟杵以脫粟則有易粗爲精之利萬民莫不以此而濟其養矣疑有取於易之小過小過之德下止上動臼杵之制亦下止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是育天下之深仁此是正天下之大義教人以絲弦木使中曲以爲弧而極其勁剡木使未銳以爲矢而極其直矢發於弧

弧矢凶器也易以利言威惡正以仁善也



易經家言 卷之六  
弧引夫矢弧矢之利也有此利則有以震悚天下不軌之徒而  
威之所制者大矣疑有取於易之睽睽垂也弧矢者所以畏服  
乎睽垂者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  
取諸大壯

上古宮室未興冬穴居夏野處民多病於風雨矣聖人於是易  
之以宮室而上有棟下有宇奠厥攸居可以待風雨而斥邪寒  
暑雨之歎矣疑有取於易之大壯大壯有壯固之意宮室制與  
亦壯固而居之安也

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 上制戎器以禦患此制宮  
室以奠居前數爲字始爲之制後三易字始易其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壅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

既使民生存之有賴又使民死亡之无恨古者壅埋之禮未起  
人死則厚衣以薪而葬之中野不封土以示後不樹木以依神  
至於喪哭之期亦無限數此亦時之使然也到後世聖人則易  
之以周身之棺而厚且完以周棺之槨而堅且久不復仍衣薪  
奠野之俗而封樹喪期亦有定制矣疑有取於易之大過大過  
者事之過常送死者亦事之大而宜過於厚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  
諸夬



書字也契約也百官二句是書契之神益於治非聖人以此書契治之察之也二以字不着分

上古民淳事簡故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驗之而百官萬民无不治且察矣後世則淳者漸僞簡者日煩可復以結繩之治治乎聖人於是乎易之以書契書以記之而防遺忘契以驗之而防欺詐由是百官以此書契而治功罪明而黜陟當君子無所容其侵情矣萬民以此書契而察綜核審而情僞辨小人无所容其姦慝矣書契之功如此疑有取於易之夫夫者明決之意書契亦明以燭之而決以斷之者也

此章大旨是聖人舉天地人物之理盡備於胸中而作之易故先後聖人創制立法皆不能出此易理之外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若泥總註而以首節為象之立以下為制器尚象則不善

看了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之作也無非欲人趨吉避凶憂悔吝而已顧吉凶何由生而悔吝何由著哉今觀聖人觀象而作六十四卦是故知易者象也卦中奇偶之形象也而象豈空有此形象乎哉乃陰陽之理之像也陽之理不可見而假之奇以像之陰之理不可見而假之偶以像之所謂圖雖無文而天地萬物之理盡模彷彿於其中者也象非像而何

象者材也

此先天之易也易只一箇象便了又着箇像字者明象之為象也上輕下重本義宜玩



以下三節  
後天之易

有象矣。則後天之辭不外是矣。文王本此象而繫彖辭。彖何言哉。蓋有一卦必有一卦之材質。如德體象變中有本然之能事。有各足之分量。隨其所具而悉闡之。總之材質有淑慝。則辭有險易。而象之全體彰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本此象而繫爻辭。爻何言哉。蓋天下之動無窮。六爻之動亦無窮。是爻中原具有動也。聖人則因其時位而模寫以告人。使天下事變紛紜。一一呈效於逐爻之下。而象之一節昭矣。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夫卦以象告如此。而辭之所以發。揮乎象者。又如此。是故孰為

是故二字  
頂上三節  
來此句如  
八卦定吉  
凶之例不  
以占筮言

吉所當趨。孰為凶所當避。象辭中皆發生而無隱。而即其自凶趨吉之悔。自吉向凶之吝。其介於幾微者。亦無不顯著矣。易之為易。其有裨於民用也如此。

此章雖是說先天畫意。後天畫言。見易為冒道之書。總之重在象上。首節言象。而材亦象之質也。動亦象之變也。吉凶悔吝亦象之消息得失也。要理會。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乾坤之卦。純陽純陰。其畫各無多寡。不必言矣。至震坎艮。都是索於乾而得者。故喚做陽卦。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畫其畫皆



一陽二陰巽離兌都是索之坤而得者故喚做陰卦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畫其畫皆一陰二陽夫豈无故也哉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乃其故何也蓋奇者陽之定數而五則奇之屬也偶者陰之定數而四則偶之屬也今因畫以求數則見陽卦皆一陽二陰一陽一畫而二陰四畫以一合四是爲五畫而得數之奇矣以奇爲主陽卦安得不多陰乎使陽卦多陽則奇之謂何陰卦皆一陰二陽一陰二畫而二陽又二畫以二合二是爲四畫而得數之偶矣以偶爲主陰卦安得不多陽乎使陰卦多陰則偶之謂何是陰陽之畫多寡相反者數合當如此聖人何容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德行兼淑  
隱說乃卦  
畫中所自  
具者下二  
道字便是  
君子小人  
以世道言  
不指人類

夫陰陽多寡固以奇偶之數矣然數根於理者也。由數以究其理。其德行尤有辨焉。而何以辨之。天下惟陽之分尊而統陰有君象焉。陰之分卑而從陽有民象焉。今陽卦一陽二陰非一君而二民乎。是一人御極而四海歸心。此大道爲公之世也。天下統真是陽明世界。非君子之道而何。乃陰卦一陰二陽非二君而一民乎。是政出多門而民無定主。此分崩離析之世也。天下雜亂全是陰濁世界。非小人之道而何。夫觀陽卦而得君子之道。則知天下之不可一日無者。此道也。觀陰卦而得小人之



道則知天下之不可一日有者。此道也。然則卦畫陰陽奇偶之辨。豈淺鮮哉。定名分而維世道。聖人扶抑之義深矣。

通章大旨重在末節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曰。夫所謂憧憧者。豈以天下紛沓。用一般心馳思慮於天下乎。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往來原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且慮哉。何也。天下之理本自然也。理原於天命。只是一太極歸宿處。本同但同歸者散

此節便是說聖學根宗。天下何思何見人不必懂。同歸以下見人所以不必懂。

往來不妨只是懂。不好所以夫子不曰無思無慮而曰何思何慮。何之一字何等斟酌有意。味要理會。何慮是人為之慮。百慮是不慮之慮。

見於事物而逐項當行之途。自不能不殊耳。而殊卒不離同也。理具於吾心。不外一箇同歸極致處。本一但心之應接。因其殊途而付以裁度之慮。自不能不百耳。而百卒不離一也。歸本自同。奚役役於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營於慮之百。人第因天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順其自然。一了百了矣。何用憧憧然思慮為哉。

同歸二句。只重同歸一致。上同歸者言天理同。是此箇殊途者。本此發將出來。如在父子則為親。在君臣則為義。等項種種各別。一致者言人心只同。是此箇百慮者。依此用將起來。如遇父子則思親。遇君臣則思義。等項種種各別。大抵不得其歸。而索之殊途。則岐路愈多。一得其歸。則愈簡愈盡。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一得其一。則愈約愈該。所以神化學問。總由虛受得來。惟天下無二歸。故天下無二致。殊途百慮亦然。



往來字政  
打上節往  
來字說來  
一節句句  
要得自然  
意往就是  
屈來就是  
信無兩層  
但往來就  
序上說可  
見者也屈  
伸就氣上  
說可見中  
之不可見

者也利字  
不必著物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試以造化之往來觀之而自然之理可驗造化之精有日月日往則月自來月往則日自來日月旋往旋來若有為之相推者而明自生而不息焉造化之運有寒暑寒往則暑自來暑往則寒自來寒暑旋往旋來亦若有為之相推者而歲自成而無缺焉其往者氣機之消而成功者退非屈乎其來者氣機之息而將來者進非信乎屈所以感乎來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來而伸者亦復為感屈伸之相感無窮

便化工之昭著無窮明生歲成之利於是乎不期生而生矣觀造化之往來又觀造化之所以往來无非理之自然者為之而曷嘗少有思慮於其間乎而天下可知已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

載觀物理尺蠖不屈則不能伸其屈也所以求伸而可行也龍蛇不蟄則氣不伏身不可得而存其蟄也所以為存其身而待奮也此亦其自屈自伸自蟄自存固於造化而與造化同其機者也又何疑於聖學自然之妙乎自理之宜於事者曰義而存之為吾心之德發之為吾身之用非有二也君子於此心之義



精而察之。至於毫釐委曲。无不剖晰。直入於神妙。不容言之境。此不過致養吾內。奚嘗思及於用也。乃義之神機。即用之神。應舉用之。殊塗百慮。錯出不窮者。便於研審精微中。稽如也。非所以出而致用之本乎。君子於吾身之用利而宜之。其所致之見。於應酬者。件件做得停妥。凡事到身上。迎刃而解。自不受桎梏之病。而處之安矣。此不過求利吾外。奚嘗思及於德。乃躬行既熟。心得自深。舉德之同歸一致。高大莫禦者。皆其體驗存養中所自凝也。非所以入而崇德之資乎。下學交養互發之機。如此。

此節物理不與造化並言。造化物理。不與聖學並言。皆引起聖學也。精義到入神田地方。叫做精義。利用到安身身田地方。叫做利用。无兩層精字。是知利字是行。皆用力字。四句辭若平對。意實聯合。要把義字提起看。精之在此。則用之在此。利之在此。則

崇之在此。就是首節同一之理也。以致用者以精義入神致之。致者致之。萬用也。以崇德者以利用安身崇之。崇者崇於一心也。語意要體貼精義之所養者。發之於致用。發而利用者。又以崇其所養之德。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此本義所謂交相養互相發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夫義吾精矣。用吾利矣。然此猶可知也。過此精義。利用不求其所以往。則此還不是終身的造詣。更求所以往。此又不是今日的工夫。真有欲用力而莫知所以用力者。故曰未之或知。當此未之或知時節。忽往而到了窮神地位。神非天地之神。是此心神明同歸一致的玄機也。窮極至此。則神由我存。分明即心即神。乃精義之極。且忘其為精義。德之養盛於內。而自致也。神窮



於自致果可知否耶。忽往而到了知化地位化非造化之化。是此心變化殊途百慮之妙用也。知契至此則化由我出分明。即心即化乃利用之極。且忘其為利用德之養盛於外而自致也。化知於自致果可知否耶。蓋交養互發之機熟之又熟。斯神化合一之妙。忘之又忘耳。夫以精義感即有致用之應。以利用感即有崇德之應。以不知感即有神化自致之應。此聖學之屈信往來與造化物類一也。何嘗思慮於其間哉。

此節緊頂上來。一氣直下。由下學而上達也。過此以往就是神化境界。未之或知者。精義利用之功已盡。不知更用何力。所謂幾非在我。神不可知。化不可為。從容以俟之者也。神化切不可如舊云窮天地之神。知天地之化。必如講中語方是。上崇德德字在內邊說。此德字兼內外。然亦非此德之外別有一德也。大抵一化字盡了此節脉理。過此以往幾於化也。德之盛則化矣。

窮神知化正化之事也

上四節以聖學為主。首節即是論聖學下。即造化物理以明之。同歸二句重看精義八句皆根此發。方妙。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焉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易曰困於石。云云夫子曰君子之於天下如欲有所困以成功必量已之可勝而後為之。如欲有所據以畱安必量人之可依

而後倚之。則進退各得而身名兩全矣。苟其人不可困而強欲犯難以邀功。則妄行取困。祇貽譏於天下。名不辱乎。苟其人不

講中不必用爻義以別爻例之便見



可據而強欲倚藉以求安則投身非所適以取禍耳身不危乎  
既辱云云耶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  
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  
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夫子解之曰天下不  
患有難解之小人患無能解之君子耳所謂隼者鷲捍之禽猶  
小人艱險莫測也然射禽在弓矢之器其君子道德之威乎至  
於挾此器以射除鷲捍之奸則又在君子之人以器而操得時  
用事之權者也可見奸必得人而除人尤必得器而後善於除

器誠重矣第器戒輕泄而尚含章往往持才者急於見奇以致  
小人忌之從中撓之及可動時莫爲動矣惟君子涵養深挾持  
重智高天下藏之若愚勇高天下藏之若怯韜晦丰頴全不與  
小人爭長角勝其藏器於身而不輕動也如此由是精凝之識  
發必當機待小人爲悖之時遂出所藏之器以動何不利之有  
何也凡喜於動而嘗試者其動多阻君子動不惟厥時而且根  
於所藏蓄之器諒必謀出萬全毫無括礙是以一出解悖弓矢  
纔加奸邪授首有不獲者乎獲則宗社生靈均受其福矣此所  
以无不利也彼上六所謂公用射隼云云者正語公所藏之器  
渾成無虧乘時而動以解悖者也此其收獲之之利也豈倖成



哉

此節俱就解悖說有獲以上泛論解悖之理末句方指交辭什之人知器重於時而不知藏器藏字尤要緊要味講中語動而不括二句乃申明君子藏器於身三句動而不括據藏器必之到下旬出字方是解悖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天下惟君子則知耻知畏无所為而為善亦無所畏而不為惡何用刑罰以示懲哉乃小人不然天下至可耻者不仁小人則不耻而冒然為之至可畏者不義小人則不畏而安然行之縱有為仁義之事必從利賞上激勸來不見利不勸矣縱或去不仁不義之事必從刑威上懲治來不威不懲矣惟懲生於威則

可之于微不

此節重一懲字不耻不仁四句見小人不懲二句見小人猶知所懲總去惡變善之術非防

與其使之勸不若使之懲矣而懲豈可忽之於微哉故當小惡時即加之威而令知所懲彼將束於法而怛怛焉免刑戮尚敢犯大惡乎懲于小誠于大將惡漸消善漸積且耻且畏而勸心生矣非小人之福乎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正此小懲大誠小人之福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可成名然非由小善而積至大善則無成名之實何足以成名惡可滅身然非由小惡而積至大惡尚非滅身之罪何足以

積字小字要緊重惡一邊積善豈為成名



但不到成  
名田地積  
由未滿小  
人弗爲弗  
去之心卽  
不耻不畏  
之心

滅身可見善雖小亦有益而不可不爲惡雖小亦有傷而不可  
不去也小人則昧於積之義者以此小之善何益於名而不爲  
因而些小之惡亦以爲無傷於身而不去惟持以爲無傷故由  
小惡積至大惡至於暴著而不可掩也緣惡定罪則惡大罪亦  
大其滅身安得而解之哉積不善之害一至於此易曰何校滅  
耳凶正指此惡積不掩罪大不解者言之也何也滅趾不懲必  
至滅耳凶固宜然矣甚矣惡之不當積而人當於小處嚴其防  
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自古身任國家者每於未然之防得之試以理論凡持其安者  
必危惟心常若危者則有圖安之術所以安其位也持其存者  
必亡惟心常若亡者則有固存之術所以保其存也持其治者  
必亂惟心常若亂者則有致治之術所以有其治也此定理也  
君子深見此理是故思以危得安柰何安而忘危思以亡得存  
柰何存而忘亡思以亂得治柰何治而忘亂夫危亡亂之心不  
敢忘於頃臾則安存治之道豈敢踈於頃刻是以身安而國家  
亦因之可保也安者殷憂無憂保者有備無患豈非一念不忘  
中所必致哉危安其位亡保其存亂有其治信乎不爽矣易曰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正此君子以不忘之心而得安且保之謂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爲人臣者稱位以德謀事以智任事以力必要自家審度分量以爲擔當然後有成無敗如德薄矣而處尊位無調燮之能而居凝丞之司知小矣而謀大務乏遠大之識而圖弘鉅之業力小矣而任擲重少負荷之具而膺天下萬世之責三者俱有不足勝將位不能守而謀必亂任必隳矣曾有不及於禍者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正言其才德薄小不勝其任以至此也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乎是冒終日以上是君子之知幾易曰至識矣是知幾之由君子知微三句是詳其所以知幾

天下事莫不有幾此幾關係不小是人不可不知者有能知幾其神而明之者乎吾於君子見之君子不離素位素位不離上下之交上交惟敬稍過些子便是諂下交惟和稍過些子便是瀆此其幾不在交之日而在交之初君子當上下方交時和敬初發念處適止於符就轉頭禁足不令過這些子落在諂瀆



者而贊其神也。介石者，知幾之本原。神之所以存也，知幾者，介石之作用。神之所以發也，一節只重介如石焉。一句望非人仰望，乃其神之不可及也。六箇知字，皆有處意在。

窠曰：中此非於不誦不瀆之幾，燭照在交際之表者，何以有此非知幾乎？乃幾豈易知者哉？夫幾不但非事之著，亦不但非事之微，乃此心之靜而方動，動而尚微，只有箇天理之萌，所以爲吉者，先見其兆耳。何其微茫而難測也？君子獨能於微之先見者，有早見之識，吉與幾會，見與吉會，其一念作趨幹旋處，有不俟終日也者，乃所以見幾而不俟終日者，非從意想揣摩來也。易道之矣，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蓋語君子之心，澄而不染，定而不搖，其安靜堅確如石之介焉，則靜極生明，安而能慮，自是於動之微，吉之見者，不用終日而斷然有蚤識矣。故不特識不誦不瀆已也，或韜晦而微，或顯著而彰，或退遜而柔，或勇敢而剛，其動微先見處，皆幾也。而介石君子無不知之矣。時乎微則知微之，時乎彰則知彰之，時乎柔則知柔之，時乎剛則知剛之，分之而其知無不昭晰，合之而其知無不貫通。衆人識於動而不足，君子識於動之微而有餘。衆人趨於吉而猶難，君子趨於吉之先而恒易。高識遠慮，真是超世邁俗而爲萬夫之望者乎？真所謂知幾其神者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繼善成性，人心本來只是一箇善。純之則一，復之則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彼其克復功至，曾何不善之有？惟無不善以雜



至善之體。故其明常燭其覺常定。念慮間或有善之未化。卽回之所謂不善也。回則不加檢點。而未嘗不知無迷幾也。便不待遏抑而未嘗復行。無留念也。此其去不善以復善。只在一念真知中。隨徹隨融。何其速也。回將與善渾而一之矣。吾所謂庶幾者。此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正此知不善而不行。庶幾於善者也。非顏氏之子何以當此復耶。

庶幾者。心體上與原來之善差不多。有不善三句作一句看。乃顏子一間未達時境界。只重在知上。復者見也。言不善之根。內作而不見於行也。兩未嘗字。要體認正庶幾之精神。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友之不可不得也。尚矣。然必情常一。而後功相成。夫一何以致哉。一蓋由兩而致也。天地非兩乎。以氣升降而網緼交密。兩而一矣。則萬物之以氣化者。體質爲之凝固。男女非兩乎。以精施受而交相結構。兩而一矣。則萬物之以形化者。生意爲之蕃遂。是天地男女且以致一成功。况友道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正言三人行則損一人者。以此一人能間吾之兩。正所以能間吾之一也。故損之使致於一。一人行則得其友者。以去此一人能成吾之兩。正所以能成吾之一也。故行之使致於一。其一德者。以兩之無異德也。其一心者。以兩之無異心也。此其致一之妙。與網緼構精者不殊。而化醇化生之功用。



不特見於天地男女間矣

此節重致一二字天地四句各重上句化醇化生帶說網緼者氣交化醇亦是氣構精者形交化生亦是形醇是醇而未漓註厚而凝者謂得天地之氣漸堅厚而凝實也化醇之萬物兼飛潛動植言化生之萬物以男女所生之人物言致一必如講中

語方透切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之居民上不能一日離動語與求總之有恒道在焉必真修全而後有全益也故君子不以動而為動也以動本於身有

首三句各重上半故全也就動語求上說  
而民應與繫帶之講中分曉危即從欲性危不安穩也懼者心有險跛與易反前不與是不服後不與是不供故全也以上總是恒之得下總是不恒之失

恒安之理在動之先者也必平素常以理宅身日檢束日從容所以動者禧矣而後動之設施焉非緣動而計一時之安者也。不以語而為語也以語根於心有恒易之理在語之先者也必平素常以理養心愈坦率愈和平所以言者善矣而後語之命令焉非緣語而置一時之易者也。不求而為求也以求視其交有恒定之理在求之先者也必平素常以理聯交情義益孚猜疑益化所以求者深矣而後求之征取焉非緣求而定之於一朝者也。夫安身也易心也定交也此三者皆君子毫不容踈畧而自修自完恒以立心也如此則其動其語其求全美無疵而民與民應之益亦全備罔缺也。豈無故哉假令身先危而不



安則動必逆理而民我梗心先懼而不易則言必悖出而民我  
違交先不定猶無交也則求無因而民不樂輸安有與且應者  
乎三者既莫之與則擊而傷之者必至矣此皆心不恒之所致  
也易所云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其即此無與有傷由  
於危動懼語無交之謂乎求益者之當求諸恒也於茲決矣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伏羲畫卦始為奇偶二畫奇者為乾偶者為坤是乾坤者其易  
中卦爻從出之門耶何也乾坤二畫有形可見之物也乾原象

此先天之易也陰陽合德只是奇偶相交  
便了陰陽兩儀之奇偶也剛柔六十四卦之奇偶也撰足天地之造化撰出以示人者故註解曰事此節重陰陽合德句兩以字緊頂下

陽而立體一而實性動而健非陽物乎坤原象陰而立體二而  
虛性靜而順非陰物乎夫陰陽皆根太極而生陰陽皆德也其  
德原互根不離而易既模畫其所為陰為陽處却便有相合者  
在惟陰與陽合則有三十有二之陽卦惟陽與陰合則與三十  
有二之陰卦而剛柔純雜之體質無不可見矣是易中許多卦  
爻陰陽只是一箇陰陽千變萬化出來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  
也。以故天地之撰陰陽之燦然有合者易惟陰陽合德以成體  
則純陽體天之生純陰體地之成推而雷風之動散山澤之通  
氣諸卦各有以體之體謂體貼其形容殆盡也神明之德陰陽  
之渾然有合者易惟陰陽合德以成體則純陽通德之健純陰



通德之順推而動巽之不同止說之不一諸卦各有以通之通謂旁通其發揮殆盡也剛柔具顯微該而皆本於陰陽之合德乾坤為易之門也信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迨文周時由剛柔有體而復繫辭於卦爻之間有一卦有一卦所稱之名有一爻有一爻所稱之名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其稱名雜然大小不一矣雜似乎越而玩來俱不越於理緣卦爻陰陽之變而取諸事物陰陽之象象之稱名不一皆本一卦之材闡之爻之稱名不一皆本所具之動效之孰有外於陰陽而差謬者乎然於稽稱名必取事類其取類果何意也其衰世之意

耶蓋衰世比上古不同民漓事煩聖人目擊許多物情身歷許多事變是以思慮不得不周詳模寫不得不諄切憂之深故說之備也則其稱名之雜非聖人之本心也時使之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本乾坤有體者以盡意而又有名雜不越者以達其意則易於陰陽之理又安有不備者哉彼消息盈虛天道之已然一定者曰往是陰陽之故也易則彰之使不晦吉凶悔吝人事之未難測者曰來是陰陽之幾也易則察之使前知德行事為曰顯非陰陽之迹乎易則顯者微之言事必原於理也神化性命曰微非陰陽之秘乎易則幽者闡之言理必寓於事也如君

此後天之易也稱名如此馬牝牛等件不越是不越義皇卦中之旨非泛言也意乃吉凶同患之意即此章末二句之意也

字照後因字玩此二句直是聖入之情見乎辭

易字定該總承微顯者即微其所闡闡幽者即闡其所微正言辭也斷辭占也



臣父子貴賤上下非名乎易則因陰陽之定分而稱之各當其實如飛走草木服食器用非物乎易則因陰陽之成質而辨之各從其類于言則正是非可否本陰陽典常以發之而無偏曲回互之言于辭則斷吉凶趨避本陰陽得失以判之而無兩可不決之辭易至此則意之盡於言前者毫無隱匿言之盡於意中者毫無遺漏先後天之精蘊大備於斯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試悉備中之妙其卦爻所稱之名間或指一物之微一事之末可謂小矣小若無關然其所取比類無非本於陰陽之變非消

長淑慝弗稱也不亦大乎其中旨趣所涵都是天地鬼神之奧

道德性命之微可謂遠矣遠若易晦乃辭之發揮其旨者皆順陰陽之理而燦然顯著井然章明不亦文乎論其言有不可直

遂者多旁引曲証曲若難於中理然皆委婉以盡陰陽之變態自是要於典禮而無牽合附會之病何其中也論其事無論巨

細精粗罔不侈肆陳說肆若難於潛隱然其中皆陰陽之蘊蓄事事有微妙者存初非浮漫而無所取義何其隱也易辭之妙

如此真可謂雜而不越矣聖人豈無因哉亦因上古之為民者一一則渾以朴而民心不惑於多岐衰世之為民者二二則眩

以疑而是非多迷於兩可此民行之所以不濟也夫民行之不

此節緊頂上說抑揚其辭以贊其妙之有禪于民用也稱名六句俱重在下句上六句又輕重在末二句濟如濟川之濟報如報信之報



濟由於民心之二而民心之有二又由於失得之報未明耳聖人慮民之二而思以濟其所不濟故本易剛柔之體雜以稱名於逆理者命之以凶以明失之報於順理者命之以吉以明得之報失得之報既明則民心之疑二者始剖於一而趨避以決行無不濟矣茲聖人開物成務之深意乎

通章在首句截下皆易之自乾坤出者先天盡意後天盡言總之備夫理而妙於用也以體撰通德二句為綱以陰陽二字為骨玩二節意字末節因字則此章大旨只歸重濟民行上乾坤立而開濟物之始辭占繫而終濟物之功義皇文周無二意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於上古其來舊矣迨夏商易非不在而闡發無人易道中微至中古有文王作闡先天之秘而繫以彖辭中微者於是大明是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當其時文王之作易也適囚羑里非安常履順之時乃操危慮深之日也其有憂患乎

此上二句言易所由興下因著作易者之情也重此二句以起下文也如時謂上二句以時言下二句以人言又謂文王用此處憂患又謂文王作易以明處憂患之道皆非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夫作易者之有憂患非以所遭為患也乃憂所以處患者無其

兩乎字中  
多少慨想  
多少醒發

二節句句  
相承而下



言修德者以序而要其極也履謙在實踐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搶益在克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用上說基與本不同基以行之積累言本以善之根抵言固與地不同固是隨得而守之一有工夫

地是自得而居之安乃成德地位矣

德耳。是故所作之易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而九卦其最切者則有序焉。德始於踐履而履者禮也。人能以禮治躬日檢束於節文日持循乎儀則則德有所依憑而從此積累上去非德之基乎。基如築室之有基址可藉而崇也。進德有實地便要執持而執持在謙謙固禮之體也能秉謙虛以為禮則禮之無驕亢處皆德之有把握處。非德之柄乎。柄如持物之有柄而可無失也。謙則制外可以養中善端復矣。復者復吾所本有也。復得吾所本有千枝萬葉皆從此本生矣。故曰德之本復則守不可不堅貴乎恒也。恒乃隨復之所得者而守之私欲外誘俱不為搖矣。故曰德之固德雖可久未必人欲之盡淨故繼之損懲其忿窒其慾德之修治無累在是矣。德雖已修未必天理之盡純故繼之益遷其善改其過德之充裕不已在是矣。損益既至非困無以觀德故繼之困困而亨可驗學力已至困而不亨畢竟學力有未到處是困乃辨其德之至與否也。惟至困窮不足為累則胸中之涵養堅定不移井之所為無喪無得而極其永固者也。非德之地而何惟至井體有常而可與立則安必能慮自將潛心入理以達萬事之變巽之所為能經能權而妙於化裁者也。非德之制而何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德修矣。其妙何如。禮緣人情而制，非以強世也。可謂和矣。然其和乃協於天理之極，毫髮無容增損。天下萬世之規矩在此，不其至乎。謙本自卑，自晦然本有是德，終泯滅不得。心彌卑則德彌崇，心彌晦則德彌顯。不尊且光乎。復是一點好念頭，還復其初。若甚微小，然理欲原不相混。此心一向於理，便醒然與欲分路。界限處何等剖決，不辨於物乎。人當事物雜投多難守而易厭，德進於恒，雖處紛紜輻輳之地，而定見定力始終一致，有獨覺意味之深長者，何嘗厭惡而棄之也。克己最難，忿心最難於平，慾心最難於遏，始之抑損何等費力，然克治既久，自是漸漸消磨，不覺忿慾而慾窒矣。非先難而後易乎。凡充長者多造作，乃德之益其功夫都用在先難時。至此則涵泳從容，自然有得。善日益進，過日益寡，曾不待着力安排而然也。非長裕而不設乎。凡困則身處窮鬱，難得亨通，而所得既深，則見大心泰自無罣礙，何嘗有不通乎。居所者未必能遷，井則居安者資深不動，乃群動之君，自足以待應而不窮也。何遷如之，是體而該乎。用者也，制用者未必能藏，巽則稱物在事而裁制在心，其轉移變化之神，非人所能窺其際者，何隱如之，是用而歸於體者也。九德之妙如此。

此節句句要頂上來，其所以妙處，皆在每句下半截。尊以德言，不以位言，物是物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此節句句  
要根上二  
節來各重  
一以字以  
用也

以寡怨并以辨義巽以行權

夫修德而各臻其妙。則其用又何如。行已尚禮。非禮則乖戾而  
不和矣。惟循禮而行。則發必中節。曾有乖於分而拂於情者乎。  
是用以和吾行者。履也行禮尚謙。非謙則踰制而失禮矣。惟謙  
卑自牧。則有以制驕亢之氣。而約於天理自然之中。禮之本體  
得矣。是用以制吾禮者。謙也。心惟未復。則放逸無主。一復於善  
則方寸中常醒常覺。有主而不亂矣。復非用以自知者乎。心惟  
不恒。則二三敗德。能恒其守。則所復之德。凝於不二。而始終無  
踰矣。恒非用以一德者乎。私欲吾心之害也。損去一分欲。便遠  
却一分害。損之又損。則害日以遠矣。損之用如此。天理吾心之  
利也。益得一分理。便興得一分利益之。又益則利日以興矣。益  
之用如此。處困而無怨。難惟困窮而亨。則樂天知命。而怨尤不  
生矣。用以寡怨者。非困耶。人心安而後能慮也。惟井德安靜。能  
於義之宜於事物者。思慮明審。而是非可否。辨晰直透。幾微是  
未感而一心足以有別也。并非用以辨義者哉。人心之義。至方  
而亦至員者也。惟巽在辨義之後。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運。而  
低昂輕重。化裁盡變。不泥而亦不流者也。豈非用以行權者哉。  
九德之妙。其適於用者。又如此人之學易者。能體此九卦以修  
德。而備妙用於一身。則得聖人憂患之意。而又何憂患之難處  
哉。



易經家訓 卷之六 三十三  
通章重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二句有憂患則有吉凶與民同患之心惟有此心便見得所作易中皆可以修德而免憂患之道故槩舉九卦之德之妙之用以教人用易自修而免憂患何也憂患誰能却之亦誰能以智力却之惟是在天理上知道變通方可以行乎利害之途而免危亡之禍故用易修德聖人之倦倦於天下萬世者如此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易之爲書也有畫有辭乃人之所當觀玩體貼不卽不離與之爲一始得稍差些子便覺隔遠遠之則此身日用往來無之而是烏乎可何也非爲書之不可遠乃爲道之不可遠也爲道何如非不可爲常者也亦非不可爲變者也做不定的却是定的做是定的又却不是定的彼蓋隨時從道而屢遷者也試以屢遷言之易道不外九六而九六則變動不拘常周徧流轉於六虛之間從六虛之位而中分之初二三爲下四五上爲上今九有時居上六亦有時居上六有時居下九亦有時居下上下之位有常而九六居之則無常也從六虛之位而細別之初三五爲剛二四上爲柔今九有時居剛六亦有時居剛六有時居柔九亦有時居柔剛柔之位不易而九六居之則相易也夫有常



不易可爲典要而無常相易可爲典要乎惟是九六之變所適  
變在上則上變在下則下變爲剛則剛變爲柔則柔是所爲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何爲道之屢遷也道至屢遷則隨事而  
皆在體物而不遺易果可遠乎哉

首句是一章之綱爲道一句又是一節之綱蓋民生日用事變  
屢遷而易道亦屢遷則無方之易可周無窮之用正見不可遠  
處變動不居以下緊緊接說總是一箇變動正見屢遷之妙也  
變動變字與惟變變字正相呼應變動二句作一句直說上下  
無常以兩位言剛柔相易以一位言兩開說不可爲典要承上  
二句順說上下四句正是變動周流處六虛卽六位以位未有  
爻曰虛蓋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  
言典定也要執也定執曰典要所適適字卽趨時趨字卽遷也  
說箇適字要見適之所在是無定中之有定所以下文緊接其出入以度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易惟變所適其適出適入處卽道之利出利入而確不可踰  
者宛然以法度立外內之定則若曰順此度則吉逆此度則凶  
令人出外入內者惺然恐懼毫不敢踰越此度焉蓋易以矩度  
示人最易嚴肅故觀易者神情自竦若或使之耳

上節變中已極辭了此與下節雖指辭然只消承  
變說下不必插入辭字更爲融貫懼者必以度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特明出入之度使人知懼已也又且於出入以度之中獨提  
憂患之事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而詳明之蓋緊言出入猶參  
禍福兩途專言憂患更覺喫緊警策卽明憂患而不明其故則  
人猶有倖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於此慮遠說詳叫人曉得



憂患非無故而來。違度則憂患立致。不知避凶。安能趨吉。諄諄懇至。惟恐人迷於其故。而出入惟憂患中也。彼觀易者。見其指示真切。誰肯越度。而甘入患途。以故知懼之中。尤知懼焉。其不待戒訓。而常以其度。自兢惕也。不猶無有師保。而如臨父母者乎。夫以變之所適。而使人戒懼。一至於此。則易之切於人。而不可遠也。彰彰矣。

上節兼有憂患與無憂患說。此於其中。單抽出憂患言者。以人情說到禍害。更加畏懼。而吉凶貞勝。出此入彼。故特明之耳。師保。是人以法繩於外者。父母愛敬。則本於天性矣。故此二句形容。知懼之心。乃自然惕於道之變動。而非制於外之嚴憚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夫觀變之懼人。則辭之緣變而繫者。可知。易誠不可遠矣。而人

此節以不遠易言之。人也不必指定操戶。說道字與為道道字相應。人是聖人行。即默成自信之謂。

可遠於易乎。蓋易辭之所指。皆道之所遷。其屢遷處。即方也。方即其典常也。故求易者。初不必以變求變。第率循其辭之達變者。而揆度其方。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見其確有定理。而無常相易者。皆其有常不易者也。不既有典常。而可行乎。夫可為典常者。就是不可為典要。則知行是典常之道者。非可以泥辭拘方而得也。无方之方。必人之員神者能用之。无常之常。必人之脫迹者能體之。蓋易道以變為常。行道必通常為變。未適於變之所適。而徒襲其常迹。雖行亦虛行也。曾謂道之屢遷。而可以虛行乎哉。蓋實能行道者。方可言不遠。易不能實行者。即斤斤循度。習故較之神明之人。毫釐千里而去。易遠矣。易之不可



遠者其謂之何人誠知易不可遠而知懼以免憂患則卒辭揆方之中當不離典常而得屢遷之妙可矣

遠章在如臨父母截前總言易之不可遠末以不可遠易重望於人只重一變字不可以變與辭並重辭非外變而有辭也故易不可遠只在變化盡神人之能不遠易者亦在變通盡利。

###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易之爲書有卦而有爻是以全體而妙大用者也吾嘗原其一畫之始以要其六畫之終則貞悔全而內外備陰陽純雜之體質於是乎成矣夫卦既合始終以成質則見六爻之間剛柔相

雜初三五剛位也九居之六亦居之二四上柔位也六居之九亦居之此豈無故而雜居乎哉蓋剛柔之成質者物而往來之靡定者時陽進居陽位時在陽也時當進極而退則陽之物又爲陰之物矣陰退居陰位時在陰也時當退極而進則陰之物又爲陽之物矣惟時變動而不居故爻相雜而靡一以時物觀六爻而始終成質之間其包涵變化有不可勝窮者矣

此節卦與爻不可平看章旨原重發爻義而爻統於卦故首舉原始要終以爲質正論六爻之所由備耳原要字俱不着力若曰由始及終云耳相雜以陰陽雜居言非言其位之相間也陰爻曰陰物陽爻曰陽物以時不同故稱時物此時物指本卦中逐爻言乃六位時成之時非若趨時之時自此卦變入彼卦也時者理勢之自然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夫六爻惟其時物則其義之難易詳畧隨時而具者不可識乎以初上爻言之論其初則其理尚隱而知之也難論其上則其理已著而知之也易何也以初上有本末之分也初在卦始為本本則質之精蘊尚含非極深研幾不得故其知難上在卦終為末末則質之機緘畢露一觸類遡觀可得故其知易惟知有難易故聖人當日繫辭每到初爻必擬度商確看此爻當假何象當著何占非惟欲協乎此爻之義且欲以始該終預括乎六爻之義然後繫之辭焉至于上之卒也其辭不必更用心思別立主意不過因初所假之象所著之占而成之終耳縱繫辭亦有不同畢竟由初及上自有徹首徹尾的意思在易嘗外所擬而成之乎即聖人繫辭有難易而初上之知有難易也信矣夫亦其初與上之時物然也

此與下節俱是明時物之相雜難易就後人觀易者言初辭二句亦是後人逆料聖人繫辭之意如此但大旨只重難易上不重繫辭初辭與卒字對擬之與成之終對謂成擬之之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於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而言其陰之極耳余可推矣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夫觀初上之時義則所雜所撰所辨非不有之而以言乎備則未也若夫事物賸亂之象都雜然陳布出來于事物所以然而為易簡之德者都撰具發揮出來又于物與德中之是非一一辨別之物之正德之淑便為是物之邪德之慝便為非皆因時

若夫字頂上來備非備于初上之外乃于初上之義無遺也若夫則非字口氣要體



位而較若黑白此其於理亦全以備矣而非中爻能乎哉惟合中四爻則時物之相雜也盡變而辭占之擬議也甚詳物情之類也無不類神明之通也無不通得失之報也無不報而謂其有遺漏者否矣倘非中爻則初雖擬乎此而擬猶未悉上雖成乎此而成猶未該故知有初爻則不可無二三有上爻則不可無四五也夫亦中爻之時物然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夫由初上中爻所備者觀之天人之理管是矣故夫子感而歎美之曰噫時物之妙一至此哉人亦總六爻求之則或存或亡為天道消息之機或吉或凶為人事得失之故居然可坐而得

亦要二字不輕乃合六爻之義而究極之也智者二何非重智重象正見百姓之愚非詳觀爻之所備不能以前用也

矣何用術數推測為哉此時物之相雜在眾庶不可不觀也惟明知之士窮理知要不必遍觀六爻只將彖辭一玩則存亡吉凶大義了然其洞于心思者十得八九矣第恐智者不多得則觀爻亟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試以中爻二四所備者悉言之二與四皆陰據陰之力量皆能為柔順事業其功同矣但二是二之位四是四之位位則異焉惟位不同則位中所具之善亦不同二之善大率多名譽四之善大率多危懼夫四何為多懼也以位近君也近則天威不違



顏咫尺自是不敢荒逸卽無僭逼之失難忘高危之憂懼之多也以此夫四之多懼在近則四之多譽似由于遠矣然非盡在於遠也二以柔爲道柔難自立何利遠君乃大槩多譽而无咎者以其德之作用處柔嘉維則非一于柔而適得張弛之中也二誠有以致譽者而譽之多也何疑蓋四非獨无譽二非獨无懼而乃其善多不同如此固以其位有遠近而尤其所以處位者各有攸當總之繫於德耳

此與下節皆就爻之同處以辨其異所以盡中爻時物相雜之蘊功者才力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懼譽皆人臣之善物故以此爲善旣均是善則時云二之多譽由于中便知四之多懼由于不中未是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

耶

柔剛指九六以德言也此與上二節俱不外德位二字而德爲重要知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懼譽功凶是非之辨也中爻時物之備以此

試以中爻三五所備者悉言之三與五皆陽據陽之力量皆能爲剛健事業其功亦同矣但五是五之位三是三之位位則異焉惟其位之異凡三大率多凶厲凡五大率多功勛何也以五之位君也貴也三之位臣也賤也其大分之等級懸矣五惟貴則權操獨運展布自如易于成功故多功三惟賤則無敢自用一作威福一不恪恭卽罹凶害故多凶此三五所以異者由位辨之耳總之三五皆任事之大者不在位而在德也若以六之柔而居位則委靡不振三固多凶而五亦不能多功矣同歸於危耳若以九之剛而居位則沉毅有斷五固多功而三亦不至



於多凶矣。不同歸於勝耶。可見三亦不專於危而有凶。五亦不專於勝而有功。總惟其德之何如耳。

通章總是發明爻義。示人知所觀玩。以六爻相雜。二句爲冒。下節節皆言其相雜之爲時物也。

###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聖人胸中。括盡天地人之理。却以其精意畫之于易。故由今看易之爲書也。何等內含蓄得廣。外包括得大。而廣大中織悉之無不備也。何以見之。天下之道。天地人三才盡之矣。今據易起

初八卦言之。則三畫也。上畫在卦之上。一天之上。浮而有天道焉。中畫在卦之中。一人之中。處而有人道焉。下畫在卦之下一地之下。凝而有地道焉。易之三畫。一三才矣。然三才之道。原是一物。兩體。故聖人亦兼三才而兩之。兼通也。通此三才而各兩其畫。以故有內外有貞悔。而六畫成矣。是六者。雖有加於三畫。乃其道豈加於三才之外。而有他道耶。五奇上偶。一天道之陰陽成象也。三奇四偶。一人道之仁義成德也。初奇二偶。一地道之剛柔成質也。易之六畫。亦一三才矣。夫三才之道。至廣大。至悉備。而易之小成大成。俱是此道。豈不是廣大悉備。

前二道字中。已含有陰陽仁義剛柔了。到末句。方拈出。非詳畧之說也。才能也。三才云者。天有天之能。地有地之能。人有人之



能也要知一外無兩  
一之員轉處即兩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節以首句為主變動言六爻各有一節之變如乾初潛二見三惕等是也非尸策陰陽老少之變也物字文字就在爻位上見本義爻不當位爻

世九六位初二三等之虛位也爻物等皆易中從來所有此特解其無非道耳

易畫既為三才之道則凡畫中所稱名目孰非此道之所寓乎哉蓋道既有于畫則畫非畫也道也乃指道為爻者何故亦以是道也因畫取義而變動不一在此畫有此畫之變在彼畫有彼畫之變是道之變動非爻之變易乎蓋爻之效動原效此道之動舍道之變動則不得名爻矣乃又指爻為物者何故亦以是爻也承乘比應有遠近貴賤之等差非物之散見而不可以一律齊者乎非爻辨別之外又有所謂物也乃又指物為文者

何故蓋文以間雜而成今物亦以剛柔而相雜如初剛二柔三剛四柔五剛上柔非文之錯綜而成自然之賁者乎至文又何故而生吉凶為其文之不當耳非特是以柔居剛以剛居柔者為不當就是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者亦未必皆當也變因時異而得失亦異時當相濟則以不當為吉時當以正則以不當為凶不然而吉凶何從生哉是隨其道而別名則動之為爻等之為物雜之為文而辨之為吉凶名之分見於易因其名而觀道爻即三才之變物即三才之形文即三才之章而吉凶即三才之貞勝道之該括於易易之廣大而悉備也信矣  
通章首二句為綱下皆詳明之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道之興也當何世何人而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盛德之人耶其當周文王之盛德與殷紂末世之事耶夫文以盛德覩末世之情僞其事勢何如且值紂無道而囚羑里其事變又何如則其與民同患之心倍加激切是故其所繫象辭大抵不主安佚而主危懼奚以明其危也卦辭所發莫非人事之理凡以危存心者戒謹恒至必有安寧之慶則辭亦繫之以平如吉利等是已凡以易存心者忽慢不檢必有敗覆之虞則辭亦繫之以傾如凶害等是已蓋敬肆異念則利害輒分其斷然不爽應處若或使之其惕然難轉途處何其危也惟危則其道關繫不小盡平皆生于危盡傾皆起于易百千事物無鉅無細未有廢此危易而可以倖得可以苟免也者道固若斯之大哉所以文王繫辭惟恐人廢此道只是教人警懼存心終如其始其言危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承之其言易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更之大要令天下百物獲平安免傾覆而歸于无咎耳聖人與民同患之情見乎辭而爲易之道者正此危懼无咎之謂也易之興於盛德也信矣



此節只重其辭危一句。下皆詳發之。正是聖人與易以開物成務之要旨。未句非明易道。乃指聖人懼人之情。以言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坤陰陽合德者也。而聖人則德合陰陽者。故由其秉陽之純。則曰乾。乾則性情自剛健奮發。久而不息。天下之至健也。本此至健之德。見之于行。常是平易的。夫出乎易。便迷於險。既恒易矣。易本無險。故艱險之幾。舉歸坐照。其知險而不陷也。不待險而知也。以坦夷明白之秉燭之而有余也。由其秉陰之純。則曰坤。坤則性情自柔順安靜。久而無間。天下之至順也。本此至順之德。見之于行。常是簡要的。夫出乎簡。便迷于阻。既恒簡矣。簡本無阻。故阻滯之幾。無不前知其知阻而不困也。不待阻而知也。以卑約謹審之念。洞之而有余也。蓋乾以易知。只見得天下皆坦易之途。而無傾險我者。坤以簡能。只見得天下皆簡便之境。而無阻撓我者。此乾坤聖人無危而自無不平。無易而自無所傾者也。

此節重易簡二字。是聖人善處憂患之德。與百姓不能前知者不同。乾坤總作一人看。以首章易簡成位者觀之。便見險阻亦有辨。以山上觀山下為險。從乾之在上言也。以山下觀山上為阻。從坤之在下言也。總只是箇憂患見險而不去。見阻而不去。故曰知總只是箇能處憂患。兩恒字打至字來。兩知字在行字內。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夫乾以易知險坤以簡知阻則吉凶定而疊疊成矣何以能然哉天下無理外之險阻亦無易簡外之理本可說且研而誰能說之研之惟聖人于未事時此理見得精透毫無抵牾心與理自然歡欣浹洽能悅諸心矣及應時事又把那所說之理更去研磨一番熟思審處不使有毫釐之差又能研諸慮焉蓋非別有研悅工夫乃易簡中之能事自是融密如此惟能悅心便能定天下之吉凶其險阻與不險阻處皆聖心中前定之矣惟能研慮便能成天下之疊疊其不險阻之鼓為趨與險阻之勇為避者皆聖慮中默成之矣假非悅心研慮將恒易恒簡之謂何而胡以能知險知阻如此

此節非原其所以知處上易簡已是原了此乃發出知中之妙能字有友即下成能與能之本悅研定成俱是易簡之事天下字非指天下人說只是說無不定無不成耳註中理字根上易簡說猶統言之下節變化云為等方實指出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夫聖人惟說心而研慮是故于天人之理不假卜筮而自然前知耳如陰陽消息之分天道之變化也言事得失之異人事之云為也此非理之顯者乎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矣有吉事便有吉祥應若符契如在變化則先見于垂象之間如在云為則先動于四體之內此非理之微者乎惟聖心易簡藏往知來自能無所不徹如變化云為本有一定之理所謂器也聖人即此變化云為之事而比擬以象之稽迹觀變執古御今其



于吉凶一定處自然周知而不忒如吉事有祥原有先見之理所謂來也聖人卽此祥兆之事而推度以占之察微識著卽始見終其於吉凶先見處自然蚤知而不惑所謂悅心而定吉凶定此者也所謂研慮而成疊疊成此者也是聖人之知險知阻曾有外于本有之理而假一毫推測之私乎

變化二句是言天下自有此理象事二句是言聖人就此理上自通透耳正聖人之心易作易之本也象占卽上悅研意知器知來卽上成定意器來皆指吉凶俱是未然事以其後者比擬于其前謂之象事以其前者推度於其後謂之占事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夫知器知來而前知吉凶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也聖人與民同患豈忍百姓之迷于吉凶而不得與已之能哉自天地設位

于上下凡乾坤易簡與夫變化二爲吉事之理無一不具是天地自然之易所謂能也然天地雖有是能而無心之化難以言示于是聖人本研悅所知者以作易立易之體以洩天地之意達易之用以代天地之言凡其能之所在無不贊相而成就之而使人因筮以明吉凶者在此矣由是有爲有行者旣謀之人以議可否而不敢自決也復抱尸問易以謀之鬼而決其趨避焉則聖人知器知來百姓亦得以知器知來神知之能事顯蒙無不與能矣安有不能定吉凶成疊疊而陷困于險阻者哉

此節是聖人作易之功用重成能上惟成能方得與能成能者成天地之能是聖人作易事與能者與聖人之能是百姓用易事人謀帶說重在鬼謀成能與能皆自鬼謀得之



此與下節  
正是聖人  
成能之事  
所以使百  
姓之與能  
者也重剛  
柔雜居一  
句此句總  
承上說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作易無非明吉凶以示百姓而吉凶于何見哉以象辭言之先天之易有八卦以何者告也以畫之象告耳象有奇偶有純雜凡天時之消息人事之得失莫不隱然露于體質之中雖無言而自有言言者矣後天之易有爻象之辭又以何者言也以象所具之情言耳有象辭而全體之情彰有爻辭而一節之情著非有加于所告之外而大小險易之實盡闡之矣夫象告情言總不外于吉凶而吉凶必于剛柔之雜居乃見何也畫卦定位剛柔雜居初三五剛也或雜之以柔二四上柔也或雜之以剛柔雜居而當位中正則為順理而得而吉居然見矣雜居而

失位不中正則為逆理而失而凶居然見矣這吉凶寓于卦畫則為象而象之所告告以此也發於爻象則為情而情之所言言以此也至於吉凶見而聖人之成能者其亦與之而俱見乎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凡生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然是吉凶也由象辭以見其體又由變占以見其用以尸卦言之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在揲扚而未定者也此時雖未明言吉凶然所以成文定象而示人趨避之利者已寓于此非以利言者乎吉凶者卦爻所值占決之辭乃變動之已定者也此則



隨卦爻之情而發揮之情向于得而辭之吉隨之情向于失而辭之凶隨之是吉凶之異指非以情而遷徙者乎惟吉凶之以情而遷也是故命辭之法各本其爻位之情情有愛惡相攻者焉如中正相與是愛相攻也其情便拂逆而凶生矣吉凶不以愛惡之正相與是惡相攻也其情便拂逆而凶生矣吉凶不以愛惡之情而遷乎至于吉凶未判而曰悔吝又有吉凶方萌而曰利害此又何從生也惟遠近相取則悔吝生情之同者比肩不厭密而或遠相求則病于日隔之踈情之異者千里不厭睽而或近相求則嫌於婚媾之妄悔吝胥此生矣悔吝不以遠近之情而遷乎惟情僞相感則利害生感之以誠情也則道義之交而利隨之感之以不誠僞也則私邪之合而害隨之利害不以情僞之情而遷乎夫遠近情僞總之歸于愛惡而利害悔吝總不出于吉凶凡情皆足以致吉凶矣而所居之位尤爲要焉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爲貴也遠而不相得亦無害也惟爻之承乘密邇義實相須而猜疑間隔情不相得則一切情之不好處皆爲輳集以惡相攻所以致凶者此也以僞相感所以致害者此也以情之睽相取所以致悔且吝者此也卦爻吉凶之辭其以情遷者如此

此節只重吉凶以情遷一句上變動是吉凶情遷之由下皆明吉凶情遷之實變動句以變言卽爻象動乎內是也吉凶句以占言卽吉凶見乎外是也愛惡以德言遠近以位言情僞以心言利害生以上是析論其情凡易以下是繫論其情攻字取字



感字一類但畧有淺深感者情之始交故言利害相取則有事矣故言悔吝相攻則其事極矣故言吉凶相取凡不以承乘比應而強結要援便是情僞情字是箇誠字與情遷情字不同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試卽人之辭以情遷者觀之而易辭益可見矣正理在人心原自難昧如將欲叛去此理托邪以背正者其心先自覺羞慙了其辭安得不慙愧而回互中心疑于理者可否無定主矣其辭必枝離不一枝者兩岐之謂也吉人者養深蓄邃沉于理自簡於辭非寡乎盖有德有言卽千萬言亦寡也躁人者心常擾亂不靜不任理而任辨故其辭每輕率而傷煩非多乎盖言不本

於德卽一言亦多也人本善而心欲誣之附會其理而巧爲讚毀則其辭必浮游而不根理原有定而內無定見則外無定守矣失其守者卽失其常伸之理安得復伸於辭而不屈乎屈者鬱滯而不達也人之辭以情遷者如此彼卦爻所繫亦緣人情而發者也則其辭之以情遷也不益信哉

此節以人情明易情者見易本慮及人情而作益以見聖人使百姓與能之心也以理字貫上節情遷處雖吉凶並舉而總歸於凶害悔吝此節辭中只有一吉而叛疑等居其五可見人情之多險阻而聖人成能與能無非欲人知險阻而免於傾咎也

通章自首節至知來言聖人以易簡渾作易之本無卜筮而知吉凶自天地設位至變動節是聖人本易簡以作易使人由卜筮以知吉凶末節乃反覆以明吉凶情遷之意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尸數有卦爻天下之道冒是矣第尸何

自而生乎由聖人在上中和篤恭位育不顯於天地之神明處

默贊助之故以和召和淑氣薰蒸尸之神物生矣幽贊者聖人

之神通天地之神也生尸者天地之神鍾於物之神也盖尸非

神明不生而神明非聖人不贊故生尸皆幽贊力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有尸則有數數者揲尸求卦之數也數何倚而起耶倚之天地

而已盖天體員員者徑一而圍三原自涵三之理地體方方者

徑一而圍四原自涵四之理聖人以理定數陽用其全三則以

一為一而於天也三之陰用其半四則以二為一而于地也兩

之參非故饒兩非故乏因自然之數裁之耳數既定于天地以

故揲尸三變之餘三其三是九三其二是六是二老之數靠三

兩之積而起者也兩其二一其三是七兩其三二其二是八是

二少之數靠三兩之交而起者也是自有天地以來即有此數

聖人雖欲不倚之而不可得者曾假絲毫智力于其間哉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神明即化  
育不曰化  
育而曰神  
明者從化  
育之主宰  
運用不可  
測識者言  
之耳

參兩字不  
着力亦不

指尸言倚  
數方是尸  
數也



尸既揲矣必有所值之卦而卦何自立卦之所成皆陰陽之變也。聖人於此變而統觀其全體或純乎陽或純乎陰或陰陽相半或陰陽多寡則有以知所值之卦而卦立矣。卦既立矣必有當動之爻而爻何自生六畫既具則爻之剛柔分矣。聖人又就其中間逐節子細看某爻是剛某爻是柔某爻是太剛少剛某爻是太柔少柔一一發揮得明白則或太剛太柔為主而老爻生或少剛少柔為主而少爻生便知當動之爻而爻生矣。夫尸既生數既起卦爻又悉備則其功用當何如自其吉凶消長進退存亡爲人共由者曰道自其健順易簡爲人同德者曰德自道德之截然處曰義自道德與義之散見于天下則爲理自理之所稟受于人物則爲性自理性之所從出則爲命其實一也。今觀卦爻中于道德皆依他模寫出來而無乖戾無拂逆不其和順乎且其和順道德又有條理。凡道之宜于道德之宜于德一一析之精而不紊焉何其理于義耶此以見其聯分合之妙矣。又觀卦爻中于理則窮之舉事物之當然皆究極到盡頭處于性則盡之舉人物之彛則皆區畫到確當處夫理性皆命也窮盡既至則命亦無不至直與於穆不已者渾合而罔間矣此以見其貫顯微之妙矣。聖人作易之極功一至于此。

觀變發揮皆就揲尸已成卦爻上看陰陽卽剛柔自變言之則爲陰陽自定爻言之則爲剛柔俱指卦畫言也。要知卦立爻生就在觀變發揮之中。无兩層。觀者槩觀之發揮者細觀之也和順與理是兩開事故用而字窮盡與至是一串事故用以字不



必以下句承上句說窮理盡性至命句難看姑以一卦言之如  
乾元亨利貞者乾之理當然也教人如此做去便是盡性如此  
則與乾道大通至正之本體  
合了豈不是至命余可推矣

通章首句是冒下四句是聖人作易之事和順二句是聖人作  
易之蘊數卦爻俱從尸來重尸上看亦是其實大旨只重在末  
二句本義作易之極功一句可玩

###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  
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統有六畫之卦析有六位之爻豈徒備上  
筮之用乎哉將舉性命之理順他模樣傳寫出來毫無拂逆焉  
耳何以見其順也蓋性命之理天地人備之天非以象立也有  
立天之道焉曰陰與陽是已惟靜專與動直合天道之所以立  
而有常運也地非以形立也有立地之道焉曰柔與剛是已惟  
靜翁與動闢合地道之所以立而有常凝也人亦非以氣血立  
也有立人之道在焉曰仁與義是已惟慈愛溫良與裁制果斷  
合人道之所以立而有常處也是性命之理見于三才者各以  
兩而成人與天地一也而易之六畫六位孰非順此理者乎統  
言其卦三畫已具三才矣又因而重之舉三才之畫而皆兩其  
畫則內外全貞悔備故易具六畫而成大成之卦矣卦成而五



上一天道之陰陽也三四一人道之仁義也初二地道之剛柔也性命之理不其順于全體中乎析言其爻則三才兼兩之中又分二四上為陰初三五為陽則見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而剛柔迭用故易之六位以陰陽間雜而成經緯之章矣章成而五上見陰陽之不同象也三四見仁義之不同德也初二見剛柔之不同質也性命之理有不順于一節中乎是易書一作而性命之理不在三才而在易書矣故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人之各正性命而與天地一道者可不體聖人作易之意而順易之所順者乎

此節大旨講中已明立者陰陽剛柔仁義其道對立不偏而常恆不毀之謂性出于命二字不可分講性命處要重人道邊分

陰陽處即迭用剛柔處成章在迭用上成之須知分者自分迭用者自迭用非有分之用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兼三才二段俱是據作易已成後言之

###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伏羲作八卦橫畫矣然乾坤相並諸卦亘立無以象陰陽消息之運也于是復中分而員之有對待之體有交錯之用又有生出之序皆可按圖而知也茲觀圖位乾坤象天地者也乾居南坤居北是天確然在上地隤然在下兩儀之位定矣由是圍于天地之中者艮兌為山澤之象也而東南之西北之是山以融結之氣下通于澤澤以滋潤之氣上通于山其氣相通而不滯

此節以首句為主上四句只重卦位對待定位等帶說八卦相錯亦對待中自有相交相成之妙不重在此非以上句為對



卜一旬  
為流行也  
薄搏擊也  
射害也

三句是  
就畫左右

分解必着  
逆數句者  
志人拘分  
半之說而  
不知易所  
自出見左  
右雖各別  
實不曾相  
間斷也不  
必以橫畫  
參解

矣。震巽為風雷之象也。而東北之西南之是雷因風而益迅風  
因雷而益烈其勢相薄而交助矣。坎離為水火之象也。而一東  
一西之是水得火而濟其寒火得水以濟其躁其用相濟而不  
相射矣。此八卦對待之體然也。而對待之中即有交變。乾兌離  
震各與八卦相錯而三十有二之陽卦立于員圖之左坤艮坎  
巽各與八卦相錯而三十有二之陰卦立于員圖之右。茲六十  
四卦成一大員圖而其用為不窮也。然相錯更置之間不過八  
卦之加一倍法耳。非有增于小員圖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夫因體以及其用。固有以極員圖之變矣。而因位以推其序。又  
不有以畫員圖之蘊乎。蓋圖從中起而分其位之左右自左方  
起一陽之震歷二陽之離兌以至于三陽之乾皆卦之已生者  
非往乎。即是數之則已然之迹甚明。如今日計昨日前日也。順  
而易知矣。自右方起一陰之巽歷二陰之坎艮以至于三陰之  
坤皆卦之未生者。非來乎。茲欲知之則將來不可預測。如今日  
推來日後日也。逆而難料矣。此特圖之中分然耳。若緣是而溯  
其本來生出之序。必由乾一而後有兌二。由離三而後有震四  
由巽五而後有坎六。由艮七而後有坤八。皆自己生而及未生  
逆固逆也。順亦逆也。故知易之八卦皆逆數也。序而曰逆。逆正  
所以為序也。以列八卦之體。即此逆數者之對待也。以神相錯



易經家言 卷之六 五十四  
之用。卽此逆數者之交變也。使非逆數。則聖人所以規而員者。皆強爲之。而何以象造化自然運行之序乎。此員圖之所以爲妙也。

此章首節是著小員圖對待之妙。次節又明其往來生出之序。以悉其對待之所以然也。要知卦之生出。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而卦氣運行。又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爲序。橫之不得不橫。員之不得不員。一自然也。如五行然。水火木金土爲生之序。而水火土金水爲行之序也。安得容心于其間乎。

###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夫先天員圖具造化對待之體矣。而先天方圖又備造化流行之用焉。夫方圖中起于震巽而始終于乾坤者也。震居左有雷象而動物者。以之鼓發生之意而入者出矣。巽居右有風象而散物者。以之解鬱結之機而出者暢矣。此其始。物之功乎。次巽者坎。坎象爲雨。所以潤物者在焉。解散者由之以滋長矣。次震者離。離象爲日。所以暄物者在焉。潤澤者由之以發榮矣。此其亨。物之功乎。次坎者艮。艮德爲止。則有以止乎物而使生意收斂。節宣而不過。次離者兌。兌德爲說。則有以悅乎物而使生意各足飽滿而欣慰。此其成。物之功乎。是六子之各司其職而相



須爲用者然也使不有以君之孰主宰是而乾位西北居圖始則獨握總攝之柄者凡六子動散之屬皆統宗于乾而分職以聽者也不謂之君耶使不有以藏之孰凝成是而坤位東南居圖終則獨廓包容之量者凡六子動散之屬皆翕受于坤而乘時以出者也不謂之藏耶在六子以一氣通運用在乾坤以一氣貫始終方圖妙造化之全功也如此

上章首乾坤者員圖從中起也此章首雷風者方圖從中起也圖從中起萬事萬化原於心也本義謂與上章同者言其相對同非卦位同也卦位不同則以此章亦指員圖說者未是前以乾坤始始其所終也此以乾坤終終其所始也此造化無始無終之妙也八之字前六之字指物言後二之字指六子其動散等效用處俱在以字上見得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而萬物所由以生成者究竟來不過一氣機耳此氣機妙用何可測識而孰知文王後天卦位乃氣機所乘以爲出入者乎故八卦之位起于震也而帝於是始出乃氣之方動而化育所以發端之際也出必繼之以齊而齊則于巽巽次震者也氣之出者至此而畢達無異矣齊必繼之以相見而相見則于離離次巽者也氣之齊者至此而光輝莫掩矣相見之後必有委致其力而役已以養之者則于次離之坤發育之氣乘乎坤而無不竭也致役之後將有漸斂其機而歡欣其各足

此是後天之員圖乃取先天之卦位而更置之者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而造化流行之序見焉此文王所得于義皇之秘而孔子發之者也句在帝上不著物



者則于次坤之兌。兌遂之氣。乘乎兌而無不適也。兌之後非乾乎。而氣機之由說而戰者。以之。蓋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則陰疑于陽。必戰。肅殺之氣。與生育之氣。交相搏擊也。乾之後非坎乎。而氣機之由戰而勞者。以之。勞者。慰勞之意。言至于坎。而罔不歸藏。得其所休息也。至于勞。則氣凝而成矣。成則言乎艮。是所以收成終之功者。于斯。而所以開成始之端者。亦于斯也。非艮而帝于何住足哉。夫出齊見帝之出也。役則出而入之。漸說戰勞。帝之入也。成則入而出之。倪以帝之出入。而皆不外。後天卦位之次第。然則造化主宰之妙。其盡在此圖乎。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多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出入萬物即隨帝以出入。故帝不可見。觀萬物之出入。則知帝矣。萬物之出也。必于震。以震居東方。時爲正春。乃青陽之始。勾萌甲折之候也。故物由此而出。觀物之出。則知帝之出矣。由出而齊。必于巽者。以巽居東南。于時爲春夏之交。故物之不齊。



者于是乎齊而所謂齊也者言萬物皆形形色色不但鮮潔而且齊歸鮮潔无復有參差不一者觀物之齊則知帝之齊矣離也者明盛之謂也何以謂之明言物之大小相輝彼此相映各呈其形色以相見也乃物之相見于離者以離卦居南左時當正夏正發揚昭著之時故耳知物之見乎離則知帝之見乎離而况聖人乎聖人宅中御極位南面以觀聽天下聽之所以治之也而其治一本于明目達聰昭德塞違以顯禮樂教化于天下盖亦有取于離明之義也坤也者地也即土也位居西南于五行爲土于時爲夏秋之交土氣當此時最旺故萬物至此皆將涵養生意以向于實前之生長者賴此收歛後之成實者賴

此造端是坤以一身爲萬物之役使悉其力而無所靳也物之役非帝之役乎故曰致役乎坤兌居西方時爲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也故爲萬物之所悅悅者以物到秋成後生意滿足何等欣欣自得物之悅非帝之悅乎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者以乾之卦位乎西北于時爲秋冬之交此時陽衰陰盛陰與陽相爲薄蝕肅殺之氣若至入戰而尅生育之氣矣物有不因其薄而內戰者乎是物之戰乎乾即帝之戰乎乾也坎于五行爲水以其卦居正北正水德用事之日也是卦也乃慰勞之卦而休息之時也萬物至此無說不恬无戰不寧皆保合太和而得所歸宿矣物之勞即帝之勞也故曰勞乎坎艮卦居東



北時乃冬春之交也。萬物當此則自有而無。坎以前之生意所以成其終。且无而含有。震以後之生意所以成其始。是貞元交會之際。靜之極而動之端也。非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者乎。物之成。帝之成也。故曰成言乎艮。夫盡萬物之出入。皆八卦之顯藏而盡八卦之顯藏。皆上帝之主宰。後天居位之妙。其樞紐造化一至此哉。

此節是解上節之意。就物上見出帝來。便了言八卦方位正著其時也。蓋據此八卦所居以造化流行之用次第推去。分明有四時交代之義。離也者明也。只空空講下二句。正相接解之聖人三句帶說。南面聽天下。以位言嚮明以德言。取此只重明上地字。就是上字成終。成始串講。而字可說。

通章是贊後天居位之妙。首叙卦位爲帝所乘。次節卽物以明

其爲帝所乘。所謂卽可見以明其不可見者也。二節不平。重在

首節。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惟乾坤能生成萬物。而要其所以生成萬物者。六子爲之一神宰之神也者。不離于物。不倚于物。其妙萬物之表。而莫測其機者乎。何言乎妙萬物也。物之始生。必有以動之。而動孰疾于震。



之雷雷一動而隨鼓其根芽矣物之既動必有以撓之而撓孰疾于巽之風風一撓而隨散其溼鬱矣撓則必燥之使榮而離象爲火火一燥其濕而物成就于鮮榮燠莫燠于火矣燥則必說之使遂而兌象爲澤澤一液其機而物成底于利遂悅莫悅于澤矣物至于悅有不潤者乎而潤莫過于坎水蓋物得水之降灌則滋息深而生意其充足矣物至于潤有不收其終而兆其始者乎而終之始之者莫盛于艮蓋物當艮貞元之會則性情實而生意无不含矣此皆六子之能變化而既成萬物者也其流行處一神也而所以流行之故曾不自對待中出者乎故以坎離言則水火相逮而共濟矣以震巽言則風雷相與而不悖矣以艮兌言則山澤之氣通而不滯矣惟陰陽配合各得其偶如此然後能自無向有而爲變而動之撓之燥之物既成乎其出耳然後能自有向無而爲化而悅之潤之終始之物既成乎其入耳向非六子得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動撓等之變化亦幾乎息而亦何能以盡成萬物乎彼陰陽不測之神所以妙萬物者曾若是乎故知六子之對待一神之存主也六子之流行一神之運用也由體達用而歸之一神信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後天圖位之妙與先天何以異

此節舊云後天流行之用本于先天對待之體亦是近看前後俱作後天說更覺渾融蓋先後天之圖位原是一理先天何獨無流行後天何獨无對待耶且天地間只是一氣流行其流行處有節限而不過便是對待非必有對待而後有流行也特以



先後天之卦本各有對待而有流行者在故若此云云耳神字不直指乾坤乃乾坤之所以妙乎功用者神妙萬物者若動撓等各司萬物之用不得言妙神則兼動撓等无爲而无不爲也故曰妙卽一故神之說也澤與水何別澤乃地下原有之水上滋乎物故謂之說水乃上天所下之雨下溉乎物故謂之潤良兼終始故下箇盛字故水火相逮數句大說是陰陽交合而後生成萬物當會其意不可着句泥定如泥定則山澤通氣然後澤以潤而良以終始如何說得通既成者盡成也

###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說也

八卦之畫不同而性情亦異三畫皆奇曰乾體則強毅不撓用則果敢不息非健乎三畫皆偶曰坤體則至靜无爲用則至簡不擾非順乎則六子之得於乾坤者可知矣震陽起於下志激昂而氣勇往則動也巽陰伏于下内沉潜而外宛轉則入也坎

陽陷陰中實德不顯而妙用無迹爲陷而已矣離陰麗陽中冲虚内主而文明外比爲麗而已矣陽極于上者艮艮其止耶靜固定動亦定也陰見于上者兑兑其悅耶内固和而外亦和也八卦中性情之妙如此

卦之性情卽卦德也性如此情亦如此要相根說定在卦畫陰陽上看不可涉天地萬物并人之性情上去須知此章乃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之根原

###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兑爲羊

包羲氏魯遠取物以作八卦今觀八卦有一物卽有一易理在焉乾非馬也而爲馬乾至健馬亦健而不息者也坤非牛也而



爲牛坤至順牛亦順而不違者也謂震爲龍也可龍蟄于下能以時奮起而震非以一陽起于二陰之下者乎謂巽爲雞也可雞伏于下能以時出聲而巽非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者乎外汚濁而內剛躁者豕也而坎之外柔內剛者爲之外文明而內柔順者雉也而離之外剛內柔者爲之艮何以爲狗耶狗外剛能止而內柔媚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者似之矣兌何以爲羊耶羊外柔能悅而內剛狠兌以一陰悅乎二陽之上者似之矣八卦各有象一物具有一易理如此義氏安能不遠取諸物耶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包義氏又曾近取諸身以作八卦今觀八卦有一體卽有一易理在焉首會諸陽居尊乾積陽在上而覆物者也故爲首腹藏諸陰能容坤積陰在下而容物者也故爲腹震陽動于下與足在下而動者不有似乎巽陰隅居下與股兩垂于下者不有似乎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坎之爲耳亦以一陽陷于二陰內也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離之爲目亦以二陽附于一陰外也艮陽在上爲止而手剛在前亦能止也不爲手耶兌陰在上能悅而口開于上亦能悅也不爲口耶八卦各有象一體具有一易理如此義氏安得而不遠取諸身耶



兩節爲字不可着迹講細者巨之粗者精之方妙。

###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文王八卦次第乾坤稱父母六子謂男女舊矣豈無故哉乾三奇純陽至健天之所以爲天也天者物所資始有父之道故父之稱不易焉坤三偶純陰至順地之所以爲地也地者物所資生有母之道故母之稱不易焉乾坤擅父母之尊六子著生成之漸凡本乎乾者皆陽也皆男也凡本乎坤者皆陰也皆女也然同謂男女而又有長中少之別者何也蓋男女之出于父母以生之先後異名故諸卦之出于乾坤亦以索之先後異名震胡以謂長男震是坤始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畫乃得男之最先者故謂之長男而爲諸男之倡也巽胡以謂長女巽是乾始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畫乃得女之最先者故謂之長女而爲諸女之倡也至于坎則坤之再求於乾而得乾之中畫是繼震而爲男者也故謂之中男而已至于離則乾之再求于坤而得坤之中畫是繼巽而爲女者也故謂之中女而已若艮則坤之三索于乾而得乾之三畫是又繼震以爲男而次于坎者也謂之少



男非此故耶若兌則乾之三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畫是又繼巽以爲女而次于離者也謂之少女非此故耶原二老之稱父母既尊卑之有等而爲六子之宗推六子之謂男女又長幼之有倫而爲父母之續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此是夫子本陰陽以道名分故于乾坤六子父母男女舊所稱謂者特解之箇箇故字重看稱者尊稱謂者相謂不敢同乎尊也一再三字從畫之次序言不以揲尸言索是以氣交也三男陽也乃謂坤求而得三女陰也乃謂乾求而得何也陽根于陰故歸之坤陰根于陽故歸之乾耳

###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園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爲木果

積陽成象而行健者天也乾純陽至健不爲天乎從此天之象而廣之天體員而循環不窮乾既爲天則爲員矣六子皆其所統則爲君萬物皆其所始則爲父爲王者德之純粹不雜也爲金者質之堅剛不屈也乾在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爲寒寒之極而冰始凝又爲冰乾在先天位居正南于時爲夏陽盛之極也赤者陽之色而盛陽則大赤矣故爲大赤以其健而取之馬其健之善不爲良馬乎其健之久不爲老馬乎其健之堅強不爲瘠馬乎其健之威猛不爲馵馬乎木之果也以實承實而乾亦上下皆實者也故又爲木果乾象之無不該如此

爲天至爲父上是擬之造化下是擬之人倫爲君至爲金上是取人之至尊下是取物之至貴爲玉至爲大赤上本其德而言



下本其位而言為良馬至木果  
上至取諸動物下是取諸植物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  
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若出為布  
至為均題  
以闢本于  
翁翁發為  
闢亦可

積陰成形而下凝者地也坤純陰在下不為地乎從此地之象  
而廣之作成萬物為母溫柔而平易廣博為布虛中而無物不  
容為釜為吝嗇者靜翁不施也為均者動闢不偏也牛順物子  
母牛尤順以相隨而不離也坤為子母牛者以順之至也為大  
輿者厚德無不載也奇為質偶為文奇則寡偶則眾三畫皆偶  
故為文為眾言其有文治而得眾心也獨操資生之權為柄其  
于地之色也為黑蓋地上之色有五而黑者極陰之色也坤為

陰極故為之坤象之無不該也如此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  
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  
究為健為蕃鮮

雷以陽起于地震以一陽自下而動不為雷乎從此雷之象而  
廣之則又為龍亦以陽動於下猶龍奮于淵也乾之色玄坤之  
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故兼有之一陽初動生氣始施有  
敷布之義陽動陰開萬物畢出而無阻壅為大塗之通達也一  
索得男為長子陽生于下而上進以決陰躁則決而銳也故為  
決躁蒼者東方之色青也筤者竹筠之堅實也震居東方而色



深青故為蒼筤竹萑荻也菁蘆也下本實而上幹虛震陽下陰  
 上之象也其于馬也為善鳴以陽在內為聲上畫偶則開口出  
 聲也馬足懸起為鼻陽在下而動者似之馬足騰起為作陽動  
 于下而健者似之的白也頰在上也二陰在上故又為馬之的  
 頰于稼為反生者凡稼之生皆根着土而反生于上也震陽反  
 動于下者如之由此一陽究之則中上二畫皆變為陽而為乾  
 健既健則陽氣極盛而萬物之生必蕃滋而鮮潔矣震象之無  
 不該也如此

為蒼筤二句一是因卦位而取一是因卦體而取其于稼也四  
 句一以剝反而取一以剝長而取若自其於稼也出至未則為  
 健作生之不可遏看震巽獨  
 以其究言者言陰陽之始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  
 躁卦

巽一陰在二陽之下本根入地為木從此木之象而廣之則風  
 固氣之善入者巽德為入故為木亦為風也一索得女為長女  
 繩以糾木之曲而使直工以引繩之直而制木巽德之制也不  
 為繩直為工乎少陰而位西方于色為白為風則為長矣風行  
 地上無處不到也為木則為高矣木生地中積小高大也陰性  
 多疑故行或進或退而心不果斷陰氣下鬱為臭其于人之體  
 也則髮者陰之屬也巽陰在下而陰血不升為寡髮顙者陽之

為工者為  
 工人之能  
 也



屬也巽二陽在上而陽氣上升爲廣顙陽爲白陰爲黑巽二陽  
在上一陰在下其眼爲上白多于下黑也其于人之情也則主  
利善入日與利親于市物而得利三倍言獲之多也震爲決躁  
寃巽三爻之變則爲震矣非躁卦而何巽象之無不該也如此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  
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  
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陽陷陰中內實而行有常不爲水平從此水之象而廣之又  
爲溝瀆溝瀆卽水所流行而不盈者也陽在陰中心機隱而不  
露伏而不出故爲隱伏矯者矯曲爲直輮者輮直爲曲坎陽在

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弓中勁則矢必前輪中實則行必遠爲  
弓輪者皆取中畫之陽也其于人也爲加憂者以處險陷而心  
不寧也心耳皆以虛爲體坎體中實是心爲物累而病耳爲物  
壅而痛也坎水在人身爲血故爲血卦乾純陽爲大赤而坎得  
乾中畫之陽故爲赤其于馬也爲脊之美以陽在中而光明也  
爲心之亟以陽在內而剛猛也上畫柔又爲首之下而不昂下  
畫柔又爲蹄之薄而不厚爲曳者曳而不進亦以下畫柔也其  
于輿也爲多眚以坎險陷而行多阻也爲通者坎中實而心亨  
也爲月者坎內陽而外陰也爲盜者陽匿陰中藏盜名盜利之  
心也其于木也爲堅多心以陽在內也陽堅剛在內爲多心言



堅剗滿念也且陽數饒故曰多耳坎象之無不該也如此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  
卦為鱉為蟬為羸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稿

火內暗而外明體陰而用陽者離亦內陰外陽不為火乎從此  
火之象而廣之則為日之大明當空為電之光明閃發皆取離  
德之明也再索得女為中女為甲冑者以陽在外而堅也為戈  
兵者以陽在上而銳也其於人也為大腹以其中虛而能容也  
卦能燬物故為乾卦中畫柔如鱉之性靜也上下皆剗如蟬之  
性躁也善麗者羸離一陰善麗故為羸中虛者蚌離一陰中虛  
故為蚌中具五行外列八卦龜蓋文明物也離為文明故為龜

科空也言  
空其中也

皆取介物總以內柔而外剗也其于木為科上槁者木不可以  
中虛中虛則生意不達而上必枯槁離中虛而上乾燥故象之  
離象之無不該也如此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闍寺為指為狗為鼠為  
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隆起于地上而艮以一陽起于坤地之上非山乎從此山之  
象而廣之則為徑路徑路者山之蹊間也艮一陽橫亘于二陰  
之上是也為小石小石者山之卷石也艮一陽在上小而剗是  
也上實下虛而通出入者門闕艮上畫連亘而實下二畫對峙  
而虛不為門闕乎果者木之果蓏者草之蓏皆小而實者也艮



一剛在上爲木果二柔在下爲草蓏爲掌王宮中門設者有闈人以止物之不應入有寺人以止物之不應出艮止也故爲闈寺人能止物者指物能止物者狗艮止也故又爲指爲狗鼠剛在齒鳥剛在喙黔喙者鳥之喙大槩皆黑也總之皆前剛也剛在前故爲鼠爲黔喙之屬于木爲堅多節者取陽之堅剛在外而不可移也艮象之無不該也如此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澤者水之聚也兌乃坎水而塞其下流者非澤乎從此澤之象而廣之又爲少女三索而得女也幽以言說神者巫也明以言悅人者口舌也兌德爲說不爲巫爲口舌乎爲毀折者兌爲正秋金氣肅殺而全者毀剛者折也時則然也爲附決者兌以陰附于陽是小人附乎君子而君子必決乎小人也理則然也其于地爲剛鹵者下土厚而堅者爲剛上澤浸而濕者爲鹵兌二陽在下而一陰在上是有象於下土堅實而津潤上行也不爲剛鹵乎少女從姊爲妾內剛外說爲羊兌象之無不該也如此孔子廣八卦之象何瑣屑如此亦以先天八卦其象物宜者原無所不備皆有至理在焉故一一推廣之以盡其蘊雖不遺小而實大雖及于粗而亦精者也讀者當神而明之各節以首句另講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者，非漫言也。蓋有序在焉。自太極判而兩儀分，于是乎有天地矣。既有天地，然後二氣絪縕而萬物之氣化形化者，于是乎生焉。是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而乾坤乃天地之法象。此其所以爲諸卦之首也。天地既生，萬物則凡有聲色象貌而盈滿于天地之間者，亦惟萬物也。故乾坤之後受之以屯。屯者，正盈滿之意也。且屯者，又爲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必蒙昧而知覺未開，故屯之後受之以蒙。蒙者，正蒙昧之義也。且蒙者，又爲物之穉幼也。物穉而不有以養之，則天闕不遂，而物幾乎息矣。故蒙之後受之以需。需者，以飲食爲養而有中正之道者也。然飲食人之大欲，有欲則爭，爭則理勢不至于訟不止也。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則各有朋黨起而相援，必有衆起也。故訟之後受之以師。師乃衆多之義也。衆無統必亂，故必仰



易經家言 卷之六  
一人以爲君而服其駕馭聽其約束則治之而爭奪息矣衆必有所比如此此師之後受之以比也比者比輔之義也衆比于我而我不有以畜養之何以堅其來比之心乎故必教之制之畜養以恩而比終不離散矣故比之後受之以小畜也物既得其所畜然後導之遂生養者可教之明倫理彬彬揖遜之風從此有矣故小畜之後受之以履也人而有禮然後各得其分而彼此相安所謂和生于均者是也此履之後受之以泰歟自衆必有所比至此是庶而富富而教教而天下治王道全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泰者通也氣化人事俱交通流洽之謂也然世無常通之理治



極必亂故泰之後受之以否亦無常否之理亂極必有人協力  
以及否故否之後受之以同人此段以世道循環言與人同者  
人君以好惡公天下則民必歸心而率土皆吾有矣故受之以  
大有有大者如一恃其有而生盈滿之心則有安能保必抑畏  
持守一切謙謹然後可故又以謙受之如有大而不能謙則無驕  
侈之害而必然安享其有矣此謙之後受之以豫也此段以君  
道言一是致有一是保有一是享有人君能以謙致豫則臣民  
之心必隨之而固結不舍矣故隨次之夫以喜相隨者非苟隨  
也必上下同心協力而有所事于修治耳故隨後受之以蠱蠱者  
政壞而有所事也夫既有事于勵精圖治然後治功日起何不可

以建大業乎故臨次之臨者居上臨下大之義也事業惟大然  
後豐功茂烈有以照耀天下之耳目豈不可觀如狹小規模何  
以聳動得人此觀之所以次臨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則朝野  
必合戴一人而不至離散矣故受之噬嗑嗑者合而爲一之謂  
也此段俱以治道言豫必有隨治人從也隨必有事治法修也  
事而可大治功顯也大而可觀治業盛也可觀有合治化協也  
凡物不可不合而不可以苟合或天合或人合如不以文以止  
便爲苟合以苟合了事則瀆亂而乖離生矣烏乎可必以賁而  
飾之品節文章無非至禮之約束不苟合乃所以有常合也故  
賁次之賁者文飾其質之謂也本有亨道若以文飾爲尚而極



致繁縟則以華喪實如何行得通亨立盡矣安得不受之剝乎  
剝者剝盡之義也此上以文質言凡物盡則反無終盡之理故  
剝窮盡于上則必反生于下如天地之心隱而復見人之心息  
而復生是也故復次之上下字作終始字看人心善端一復則  
所存皆天理之真而人欲之妄即除矣故復之後次之以无妄  
心既无妄則由此真心爲主充長而畜聚之將有不可限量者  
故大畜次之所畜既大則由此從容涵咏可養之以俟其化故  
頤次之頤者正涵養之謂也惟有大涵養然後有大設施未有  
養不豫而可以運動于世者也故頤之後受以大過見大過人  
之事功必由養盛所致耳此上以聖學言凡以才做事者貴協  
于中如持才過動則爲終過畢竟輕躁拂戾有難行處而險陷  
所不免矣故坎次之坎者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不能不依附  
于人以求振拔非有所麗何以免難乎故離次之以離有麗之  
義也此上以人之行事說

本文然後字併不可字非言其理之自然則  
言其理之當然要體認上下兩篇中皆如此

###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  
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



易經家言 卷之六 七十三  
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  
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  
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  
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  
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  
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  
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  
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  
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  
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  
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  
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  
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  
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  
終焉

下經之首咸而終未濟者何也亦有序在焉自有天地則氣化  
形化然後有萬物有萬物則分陰分陽然後有男女物者泛言  
男女則專指人也有男女則陰陽以兩而相配然後有夫婦有



夫婦然後相合而相生。生乎人者爲父，生于人者爲子。有父子則生齒日煩，然後有君以統之，有臣以承之。而其分相臨，其義相維也。有君臣，然後一切尊卑貴賤緣分以定。自天子以至庶人，上下既明，而于其中又在在各有上下之辨也。既有上下，然後行乎上下之間者，自然有禮以節文之，有義以裁制之。凡拜趨坐立之則，宮室車旗之度，莫不有所設施措置矣。禮義非緣上下而後有實，因上下而後行，向無上下，禮義何所施乎？夫男女以上，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夫婦之所由致。夫婦之所關係，何其重哉！下經所以首咸也。咸者，夫婦之交也。夫理陽教婦，理陰教其道與天地終始，倘一日無夫婦之道，寧獨內外失位。

將父子等俱滅息矣，是可以不久者乎？故咸之後受之以恒，恒者久之義也。至執是道以論天下之物，則長處勝滿者不祥，安可以久居其所乎？見幾而知止，可也。故遯次之，遯者退避不居之謂也。然物無終遯之理，今日雖遯，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此剛大者所必然之遇也。故大壯次之，物既壯則不止于徒壯，必將進而建大功，立大業，顯明德于明時也。故晉次之，晉者進而有爲之義也。凡處進者，知進要知退，如一于進而患失，則必有貶斥之傷矣。故明夷次之，夷者傷之義也。既傷于外，必反于家，而後卽安。故家人次之，齊家有道，使不能修身正家，以致家道蕩然而窮，則必情意乖離矣。故睽次之，睽者乖之義也。凡人情乖



戾則必相戕相賊而世道之難從此而作故受之以蹇蹇者蹇  
難之義也然世無終于患難之理必有人起而解之故受之以  
解難之既解人情必多懈弛能無緩怠心乎緩則必廢時隳功  
而所損多矣故受之以損以上在進退治亂上說凡物損而不  
已損極矣則虧者必盈屈者必伸未有不受其益者故益次之  
凡物益而不已益極矣則盈者必虧伸者必屈未有不至于決  
者故夬次之夬者潰決之義也此以造化物理之循環者言有  
以損欲益理裕內溢外作聖學說者亦好凡小人與君子不容  
並立小人一旦決去則君子必不約而遇矣故垢次之垢者遇  
之義也夫不遇則聚也難君子既相遇而後共起而聚于朝廷

不復沉下位矣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之義也君子既聚于上則  
必持衆美而效之君而升治道于大猷矣非升而何故受之以  
升如升而不已貪求而不知止則必遭摧抑之困故困次之身  
既困于上勢必厄于下故井次之以井固在下之物也此上俱  
以君子進退言非常道也常道豈容遽革但恐久則有習之弊  
不慎重議革何以善治乎惟井有不可不革者故受之以革然  
變革大事非愚賤者所能與莫若凝鼎命而操大權者然後人  
無不信從也故鼎次之鼎重器也主此器者爲宗社祭主何可  
不慎惟大君之長子分在世嫡位居儲副非諸子可得而並者  
故以之主器然後名正言順能一民心而杜爭端也故震次之



震正為長子者也。此段以治道言震者陽動于下動之義也。然造物雖無不動亦無可終動之理。流動之後貞靜繼之。未有動而不止者。故艮次之。艮者陽極于上止之義也。然造物雖無不止亦無可終止之理。貞靜之後流動因之。未有止而不進者。故漸次之。此在造化氣機上看。漸者漸進之義。學問漸進不已。必要造到義理歸宿田地。故歸妹次之。既得其歸則德業不止于小就有盛大而不可加者矣。故豐次之。豐者盛大之義也。若徒博盛大之名過求之隱僻詭異則必失聖賢中正之道。為吾所居而安者。故旅次之外之也。夫既自外于聖賢之道則必為聖賢之所不容。窮極思歸必漸漸覺悟其非而有反正之機矣。故受之以巽。巽者巽心以入于正也。夫心有未入則苦而不甘。惟心入于理則真機獨洽真趣自得。今而後悅可知也。故受之以兌。兌者說心之謂也。惟心與理相悅以解則其機自溢其趣自流。今而後散可知也。故受之以渙。以上主進道上說。渙者離散之義也。人心可合不可離。則當立為防閑以節之。制數度議德行豈得任其散亂而無收束也。故節次之。然主節者又非可一時矯飾為也。甘節之典有常不易。庶我以信守民亦以信從矣。故中孚次之。夫主節者固貴信矣。必隨時從道無果於信可也。一有心于信而果於必行恐固執之害有不免者。故小過次之。然人固不可過于信亦不可無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才幹則必



末二句以  
氣運說

能勘禍亂定太平而成濟世之宏猷矣故既濟次之夫既濟物  
之窮也物窮則變豈有終窮之理稽之造化而循環之運不可  
窮驗之理物而生息之機不可窮推之人事而治亂相循之數  
不可窮惟不可窮故不以既濟終而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終  
焉以未濟終竟不知其所終而無終非始者此也無始非終者  
此也斯生生之謂易乎

孔子此傳是見文王當日序卦不無相承之義故特發之不出  
六十四卦之名而造化治道聖學人情物理俱于序內闡之易  
其至矣乎

右下篇

###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六畫皆奇純陽至健其性情爲剛坤六畫皆偶純陰至順其  
性情爲柔此有主天地言者有主君臣言者隨題立意亦可比  
以四海而仰一人向德歸心盡遠近而協應豈不可樂所謂樂  
以天下者師以一人而統三軍動衆行險係宗社之安危豈不  
可憂所謂憂以天下者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上之臨下下之觀上各有義之宜然者故曰臨觀之義或與者  
以臨爲與與之以教思容保而毫無所靳也或求者以觀爲求

剛柔憂樂  
反對而相  
成後做此



求之以中正設教而毫不敢外也與雖在上亦以應其求求雖在下正以承其與。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以震遇坎夫震動則見矣而坎險不行非不失其居乎是人心常覺常動而主靜之本體自不搖也蒙以坎遇艮夫坎幽昧則雜矣而艮則光明非雜而著乎是人心常暗常伏而善動之醒機自不迷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以陽自下起是靜極而動其化機之發舒乎艮以陽自上止是動極而靜其化機之收斂乎損者損下以益上也夫上益非衰然民貧君不能獨富衰由此始矣益者損上以益下也夫上損非盛然民富君不能獨貧盛由此始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雖有難止之健而亦能止者牯牛乘其勢獷牙得其會時適然也非倖也无妄以乾而動本無取禍之理而或不免者道高而來事修而興災自外也非宜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者眾賢聚于野而未進升者君子升于朝而不處一是考德而問業一是得時而行道謙者有若無實若虛一念常抑小而輕豫者盈生亢滿生傲一念常簡忽而怠

升上爲往  
降下爲來

始字要玩



噬嗑食也賁無色也

食者時有間而去有間以歸無間混一之治也無色者時文極而刷有文以及無文敦本之治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則柔居上為見其和順發越而行天下之達道乎巽則柔居下為伏其和順含藏而立天下之大本乎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之前上下交勵無事故之可虞但當恪守舊章可因則因也蠱之後上下胥玩有壞亂之足憂亟宜修飭以善治可革則革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陽窮于上生意潰爛而歸于无復者陽生于下生意復萌而反于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是明出地上而為晝其世道昌隆之會乎明夷是明入地中而見傷其世道晦塞之秋乎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道上行是君子陽剝之澤普施以及物非通而不困乎困剝柔相遇而剝見揜是君子陽剝之才見制于陰小非困而不通乎

世道言

以人心寂感言

以造化消長言

以世道汚隆言

以吾道通塞言



咸速也恒久也

咸以言乎其心之感也。聖人以此心默感乎天下而天下卽妙于和平。何其速耶。恒以言乎其道之常也。聖人以此道常運于天下而天下永底于化成。何其久耶。速非起于迫遽之念。其神之貫注處卽久。久非涉于膠固之私。其機之轉圜處卽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渙者心志離析無所統一而不止。節者議禮制度有所限止而不離。以民心言。解則已出險外。處從容需緩之境。蹇則尚在險中。當患難危迫之時。以國勢言。謂之睽則乖異不合。情何疎也。疎則外矣。謂之家人則浹洽無間。情何親也。親則內矣。以人情

外外之也

言否與泰。小大往來相反。處其類甚多。蓋否可轉太。太可轉否。雖有相因之機。而否不爲太。太不爲否。每有相反之勢。彼一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內。孰非反類中事乎。以氣運言。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陽方壯也。慮其持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戒君子亟止而不可輕進。遯陰方長也。慮其逞勢而肆害陽之心。故戒君子勇退而不可冒進。惟能止所以能行。惟能退所以能進。易之爲君子謀深矣。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大有者君德足以致有而我所有者衆也言人人人在統馭中也  
同人者君德足以致同而人皆親附我也言心心之固結深也  
革其去故乎將積習之陋盡更之矣鼎其取新乎舉維新之政  
悉布之矣過不可有小過亦過也細行可不謹乎信不可無中  
孚乃信也色取可不戒乎豐則明動相資凡政治無不可舉其  
故多矣多者無缺畧之謂也旅則羈旅于外無依無賴而所親  
者寡也

離上而坎下也

離爲火火性炎上坎爲水水性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不處者不  
處于下

小畜以一陰而畜衆陽是一小人之寡而欲制諸君子勢將能  
乎履以和悅而躡剛強之後是君子之以柔而制小人之剛者  
也何進之有不遂乎一幸小豕不能勝君子一與君子之能勝  
小人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  
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需者孚貞守分以俟而不躁進訟者險健越分求勝而不與親  
忍與不忍異也當大過時而本末俱弱豈遺大投艱之才乎故  
不勝而顛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遇之不以正者也君子以



漸而進如女之歸待男之六禮備而後行也則進得其正矣順  
言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既濟言治之既成禮備樂和刑清政舉  
天下底定矣歸妹者言女得所歸則女道終矣未濟者以三陽  
失位是大丈夫無權而困窮也何以成濟世之功乎夬決也言  
以五剛而決一柔直決之而已決盡則君子滿朝其道日長而  
可喜小人屏迹其道日憂其消而已矣夫天下至于有君子無  
小人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也豈不爲大快乎哉

前序卦言流行之易此雜卦言對待之易其實流行中有對待  
對待中有流行也

序卦之後終之以雜卦者天下有定序卽有交錯必然之理也  
然各以深求之殊無隱義以淺觀之殊爲自然序卦雜卦其孔  
子六十四卦正變之圖歟







